

左傳

卷三十至卷三十一

襄公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00082

諸暨圖書館藏書
ZHANJI LIBRARY
諸暨縣圖書館藏書

58000

朱子圖書
ZHUJI LIBRARY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

三十

襄五年
盡九年

晉書

杜預

晉杜

氏

謹

疏

經

唐孔穎達疏

經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發子產父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此魯大夫故書巫如晉亡無

反

叔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善道

地闕註魯衛至地闕。正義曰：諸言及者，皆魯君命之使與彼行，故稱及。彼此傳稱晉將為吳

合諸侯使魯衛先會之，魯衛俱受命於晉，非是。魯君命蔑使與林父會，吳故不言及也。下文戚之會，序吳

於列書公會晉侯云云，吳人鄙人于戚，此不序吳於林父之下，而別云會吳者，為吳人先在善道，蔑與林

父往彼會之，故云會吳也。十年會吳于祖，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皆是吳在彼地往彼會之，故殊會吳也。

公羊以為外吳言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秋，故殊會以外之左氏無此義，杜不從公羊故

皆云吳在彼也。下戚會不殊吳者，來會于戚，故與諸國同序列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註書名罪其貪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註穆叔使鄆人聽命於

會故鄆見經不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見賢遍反復扶又反下

同公至自會註無傳

冬戌陳註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戌陳各還國遣戌不復

有告命故獨書魯戌疏諸侯至魯戌○正義曰此

年城楚丘按傳皆諸國同行而經獨書魯者城楚丘

傳云不書所會後也彼為魯人後期諸侯已散故作

獨城之文此則於戚之會受命戌陳十年諸侯伐鄭

於伐鄭受命戌鄭虎牢還國各自遣戌更無告命故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

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註無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註公在晉既聽屬鄆聞其見我

遙命臧紇出救故傳稱經公至以明之○王使王叔

陳生愬戎于晉註王叔周卿士也戎陵蔑周室故告

愬于盟主○愬悉路反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

叔之貳于戎也註王叔反有二心于戎失奉使之義

故晉執之○使所史反○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註鄭

僖公初即位○穆叔覲鄆大子于晉以成屬鄆註覲

見也前年請屬鄆故將鄆大子巫如晉以成之○觀

及見賢 **國** 觀見至成之○正義曰觀見釋詁文也

遍反 **國** 前年魯請屬鄆雖被晉許而鄆人未知故

將巫至晉 **書曰叔孫豹鄆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

以成之 **夫也** **國** 豹與巫俱受命於魯故經不書及比之魯大

夫 **國** 豹與至大夫○正義曰巫若坐受鄆命則豹

當言及今巫來至魯魯侯命之令與豹同行與

豹俱受魯命故經不言及比之魯大夫也魯大夫兩

人同行皆不言及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定六年季孫斯仲孫何 **○吳子使壽越如晉** **國** 壽越

息如晉其類皆是也 **吳大夫辭不會于雞澤之故** **國** 三年會雞澤吳不至

今來謝之且請聽諸侯之好 **國** 更請會 ○好呼 **晉人**

報反

今來謝之且請聽諸侯之好 **國** 更請會 ○好呼 **晉人**

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以其道

遠故使魯衛先告期○將為于偽反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

子善道二子皆受晉命而行○秋大雩旱也雩

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修其禮故雖秋雩非書

過也然經與過雩同文是以傳每釋之曰旱也雩而

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旱○正義曰

雩夏至書旱○正義曰

禮所以祈甘雨也過時則書若值歲旱則又修此雩禮而為祈禱故雖秋雩非書過也此是為旱而雩非常雩過時也但經書大雩則過雩旱雩無以相別故為旱而雩傳皆言旱以釋之釋例曰始夏而雩者為純陽用事防有災旱而祈之也至於四時之旱又因用此禮而求雨故亦曰雩經書雩而傳不以旱釋之

者皆過雩也經書過雩則與旱雩不別故傳皆發之
是解發傳言旱之意也雩為旱禱而不書旱者雩而
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旱雩不得雨則書旱以明災成
倍二十一年夏大旱是也雩而獲雨則書雩穀梁傳

文也○楚人討陳叛故國討治也曰由令尹子辛實侵

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

謂楚其王於是不刑國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

不能素明法教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

國而擁其罪人與兵致討加禮於陳而陳恨彌篤乃

怨而歸罪子辛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

為失其節故言不刑共音恭國陳之至不刑○

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明法示教以肅大臣
 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而擁其罪人
 以興兵致討暴師經年加禮於陳陳恨彌篤乃愠而
 歸罪子辛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為失
 其節故君子論之以為不刑也加禮於陳者謂四年
 楚將伐陳聞喪乃止是也不刑者言不得用刑之道

也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扁扁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逸詩也挺挺正直也扁扁明察也講謀也言謀事不

善當聚致賢人以定之○挺挺他頂反扁扁王迥反徐孔穎反已則無

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

敗于鄢陵殺子反公子申及壬夫八年之中戮殺二

卿欲以屬諸侯故君子以為不可○背音佩不可○正

義曰釋例以君子此言止為殺公子申與壬夫二人而已此註又兼言殺子反者傳言已則無信尤王也背盟而敗于鄢陵及殺子反皆是其王無信之事故追言之也殺此三卿欲令諸侯息忿還來屬已故言欲以屬諸侯以屬諸侯者僖十九年傳文也逞訓解也此三殺此三人望解已意而諸侯不從意竟不解故云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夏書曰成允成功亦逸書也允信

也言信成然後有成功亦逸王成功○正義曰此虞書大禹謨之文禹是

夏王故傳稱夏書杜不見古文故稱逸書亦逸前逸詩也彼舜謂禹能成聲教之信成治水之功為二事此傳引之言其王無信故無成功杜順傳意言信成然後有成功為一事也

○九月丙午

盟于戚會吳且命成陳也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

公後會蓋不以盟告廟凡諸侯會而盟者皆先會

而後盟非先盟而後會既及其會知非後盟釋例曰盟于鄧盟于棼盟于戚公既在會而不書其盟者以理推之會在盟前知非後盟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也

鄧大夫聽命于會鄧近魯竟故欲以為屬國既而

與莒有忿魯不能救恐致譴責故復乞還之傳言鄧

人所以見於戚會近附近之近下文陳近同竟音境譴棄戰反復扶又反見賢遍及

○楚子囊為令尹公子貞范宣子曰我喪

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改子辛所行

疾急也陳近於楚民朝夕息浪反行如字徐下孟反

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言晉力

不能及陳故七年陳侯逃歸

○朝夕如字

冬諸侯戍陳

國

備楚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國**公

及救陳而不及會故不書城棣城棣鄭地陳留酸棗

縣西南有棣城

○棣力計反一音徒妹反

國公及至棣城○正義曰桓十五年公會

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既會而伐并會書之計此亦當書會故解之公及救陳而不及其會故不書會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

國在阼階西鄉

○斂力豔

反鄉許亮反

國

在阼階西鄉○正義曰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紿衾衣君至主人迎

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君

升自阼階西鄉以君臨士喪西鄉知臨大夫之喪即位于序端者亦西鄉也鄭玄士冠禮註云阼猶酢也

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堂東西牆謂之序劉炫又引
 記云若既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
 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
 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
 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
 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宰庀家器為葬備

匱

庀具也

○庀匹 婢反

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

玉無重器備

器

器備謂珍寶甲兵之物

○衣於既反 無食如字又

音嗣重如字 又直龍反

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

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相息亮反 積子賜反

君

相三君矣

○正義曰季孫行父以文六年見經則為卿久矣宣
 公之初襄仲執政宣八年仲遂卒後始文子得政故
 至今為相
 三君也

經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華椒孫

秋葬杞桓公無傳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鄆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行父之子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書十二月從告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杞入春

秋未嘗書名桓公三與成同盟故赴以名

至 **以** **名** **入**

○正義曰杞入春秋以來唯僖二十三年杞成公卒用夷禮書杞子卒未嘗書杞君之名也世本杞桓公是成公之弟成公卒而桓公立至此七十一年唯成五年盟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蕭魯杞俱在未嘗與襄同盟嫌其不合以名赴故傳發之釋例曰杞伯姑容未與襄同盟而事逮其父用同盟之禮善斷好之義也嫌於赴非所盟之君故傳曰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宋華弱與樂轡少

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

狎 **親** **習** **也** **優** **調** **戲** **也**

○詩照

反狎戶甲反長丁

狎 **親** **至** **戲** **也** ○正義曰論語云雖狎必變曲禮云賢者狎而

敬之狎是相褻慢相貫習之名也二十八年傳稱慶氏之徒觀優至於魚里是優為戲名也晉語有優施史記滑稽傳有優孟優旃皆善為優遂以優著名是優為調戲也 **子蕩怒以弓楛華**

弱于朝

註

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于

故曰楛

○楛古毒反貫古亂反

註子蕩至曰楛○正義曰貫者穿也張弓以貫脊其頸頸

穿於弓之中故曰貫其頸周禮掌囚有楛桎在手曰楛在足曰桎頸貫於弓若手在楛故云以弓楛也桎楛俱名爲械釋名云械者戒也戒止人使不得遊行也

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

於朝難以勝矣

註司武司馬言其懦弱不足以勝敵

○懦乃亂反又乃卧反

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

罪與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

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

註言我射女門女亦

當以不勝任見逐

○射食亦反註同幾居豈反女音汝勝音升

子罕善之

如初

言子罕雖見辱不追忿所以得安

如

如初

正義曰子罕以華弱奔後而發此言蓋以告諸大夫非告君也亦逐子蕩一句亦是子罕之語說子蕩之罪言亦宜逐子蕩也子蕩恐即被逐故射子罕之門宋亦不復逐之子蕩作被逐之意故云幾日而不我從也宋人不復更逐故子罕善之如初不恨其射門也或當實逐子蕩故子蕩云幾日而不我從理亦通也○言子至得安○正義曰服虔云言子罕不阿同族亦逐樂轡以正國法忠之至也及樂轡射其門畏從華弱之罰復善樂轡如初是為茹柔吐剛喪其志矣傳故舉之明春秋之義善惡俱見杜以春秋之世君弱臣強莫不蓋失掩罪以相忍為國向成欲蓋華臣子罕不怨樂轡皆忍忿求安之事不足以為大尤知傳載此言是善其得安○秋滕成公來朝始朝非尤其從惡故異於服也

公也

莒人滅鄆鄆恃賂也

鄆

鄆有貢賦之賂在魯

恃之而慢莒故滅之○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

四年狐駘戰○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

屬魯恃賂而慢莒魯不致力輔助無何以還晉尋便

見滅故晉責魯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卿見大國且謝亡鄆聽命受罪○見賢遍始代

○正義曰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傳曰告為政而來見也大國正卿尚來見小國知此傳言見者是始代

父為政卿往見於大國也○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

沙衛之謀也事在二年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

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子國聘在五年二年晏弱城

東陽至五年四月復託治城因遂圍萊

○復扶又反

甲寅

堙之環城傳於堞

堞

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為土

山及女牆

○堙音因環戶關反又音患傅音附堞音牒一名俾亦謂之俾倪徐養涉反

堞

○

堞女至女牆

○正義曰兵書攻城有為堙之法宣

十五年公羊傳曰子反乘堙而窺宋城是堙為土山

使高與城等而攻之也言環城是

環遶其城知周市其城為土城也

及杞桓公卒之月

○

此年三月乙未

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

○

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萊正輿子萊大夫棠萊

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三人帥別邑兵來解圍

○湫

子小反徐子烏反

齊師大敗之

○

敗湫等丁未入萊萊共公

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

獻萊宗器于襄宮無宇桓子陳桓玄孫襄宮齊襄

公廟音恭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郟

遷萊于郟國○遷萊于郟五兮反本**遷萊于**

義曰郟即小邾也二年傳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小邾附屬于齊故滅萊國而遷其君於小邾使之寄居以

終身也高厚崔杼定其田定其疆界高厚高固

子○疆居良反

經七年春郊子來朝○郊音談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稱牲既卜日也卜郊又

非禮也

疏

夏四月乃免牲。正義曰：周禮大宰職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然則將

祭十日之前預卜之。蓋一旬一卜也。例稱啓蟄而郊

建寅之月也。此四月三卜。蓋三月二卜。四月又一卜

也。春分之前猶是啓蟄節內。於法仍可以郊。據傳獻

子之言。三卜在春分之後。則初卜即以太晚。故三卜

而涉於春分也。人心欲其吉不吉。是不從。不從則不

郊。故免牲而不殺也。稱牲至禮也。正義曰：僖

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傳曰：禮不卜

常祀而卜。其牲曰牛。卜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

此經與彼正同。唯四卜三卜為異耳。彼言其非則此

亦非也。牛已稱牲。是既卜日矣。牲既成矣。而又卜郊

與僖同譏。故云又非禮也。

小邾子來朝

城費

疏

南遺假事難而城之

○費音秘

疏

南遺至城難。乃且反。之。正義曰

此傳唯說南遺請城之由不言時與不時則知南遺假託言有事難而請城之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無傳為災故書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

鄆鄆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鄆鄭地

○鄆于軌反鄆謀救至鄭地○正義曰楚既圍陳

故陳侯得出會求救也陳侯逃歸陳遂屬楚諸侯不與楚戰各自罷歸不成為救故不書救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實為子駟所

弑以瘧疾赴故不書弑稱名為書卒同盟故也如會

會于鄆也未見諸侯未至會所而死鄆鄭地不欲再

稱鄭伯故約文書其名於會上○鄆七報反又采南反字林干消反弑音

試下同為書于實為子駟至會上○正義曰魯

偽反上時掌反之隱閔實被弑而書薨諱而不言

弑則亦不以被弑赴諸侯此鄭伯實為子駟所弑而

以瘧疾赴於諸侯亦如隱閔之類諱而不言弑故魯

史不得書弑也穀梁傳曰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

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

如會卒也是言書名為書卒而稱之也三年盟于雞

澤五年盟于戚魯鄭俱在同盟故赴以名法當書名

故進名于上其名不為下卒非是生名之也如會者

會諸侯于鄆欲往赴其會也公羊傳曰未見諸侯其

言如會何致其意也原其意本欲往會故書之也未見諸侯言其未至會所而死非至會而不見也書卒于鄴者赴以所卒之地故書之

陳侯逃歸國畏楚逃晉而歸

傳七年春郊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郊不

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令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

后稷以祈農事也國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始祖

能播殖者國郊祀至殖者○正義曰言后稷周之始祖能播殖者辨知后稷是何人不為

能播殖故祀以祈農事自謂郊天以祈農耳案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止云配天而祀之不言祈農也郊特牲說郊天

之義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宣三年公羊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何休云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據此諸文則郊祭天者爲物本於天故祭天以報本神必須配故推祖以配天止報生成之恩非求未來之福此傳專言郊祀后稷主爲祈農事者斯有旨矣祭祀者爲報已往非求將來之福也但祭爲明神所享神以將來致福將來而獲多福乃由祭以得之禮器稱君子曰祭祀不祈祭者意雖不祈其實福以祭降以祭獲福卽祈之義也宗廟之祭緣生事死盡其孝順之心非求耕稼之利少牢饋食者大夫之祭禮也其祭之未尸嘏主人使女受福于天宜稼于田彼豈爲田而祭哉神以宜田福之耳郊天之義亦古是也神以人爲主人以穀爲命人以精意事天天以宜稼祐人以此謂之祈農本意非祈農也詩噫嘻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禮仲春之月月令曰是月

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卽是郊天之祭也其
下卽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郊而
後耕也獻子此言正與禮合孝經只言尊嚴其父主
述孝子之志本意不說郊天之祭無由得有所穀之
言何休膏肓執彼難此追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
而想之亦可以歎息也

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國啓蟄夏正建寅之月

所謂春分○蟄直立反國啓蟄至春分○正義曰

啓蟄爲中氣二月節驚蟄春分爲中氣是啓蟄爲夏

正建寅之月中氣也月令祈穀之後卽擇日而耕初

耕亦在正月傳言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是此卜之

時已涉春分之節時過不復可郊故言耕謂春分指

釋獻子言耕是春分之節不謂春分始可耕也釋例

又曰僖公襄公夏四月卜郊但譏其非所宜卜不譏

其四月不可郊也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耕

謂春分也言得啓蟄卽當卜郊不得過春分也是言

此卜在春分之後故獻子譏之據傳獻子此言郊天之禮必用周之三月而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此與禮記俱稱獻子二文不同必有一謬禮記後人所錄左傳當得其真若七月而禘獻子為之則當獻子之時應有七月禘者然嘗過則書禘過亦宜書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也足知禮記之言非獻子矣

○南遺為費宰

費季氏邑叔仲昭伯為隧正
費季氏邑叔仲昭伯為隧正主役徒昭伯

叔仲惠伯之孫
音遂 隧正至役徒 正義曰九

則隧正當周禮之遂人也掌諸遂之政
令徒役出諸遂之民故為主徒役者 欲善季氏而

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
使遺請城吾多與而役

故季氏城費
傳言祿去公室季氏所以強 ○小邾

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亦鄰子也。○秋季武子如

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叔聘在元年

言國家多難故不時報。○難乃。○冬十月晉韓獻子

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穆子韓厥長子成十八年

為公族大夫。○長丁丈反。將立之。代厥為卿辭曰

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言雖欲早夜而行懼

多露之濡已義取非禮不可妄行。○詩曰至多露。○

召南行露之首章也言人行者豈不欲早夜而行乎

謂早夜而行則多露濡已義取非禮不可以妄行穆

子引之言非其才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詩小

雅言譏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奉信其命言

已有疾不能躬親政事

弗躬至弗信○正義曰此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詩註

云言王之政不躬而親之則恩澤不信於衆民矣

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

起也

無忌穆子名起無忌弟宣子也與田蘇游而

曰好仁

田蘇晉賢人蘇言起好仁

○好呼報反註及下同

詩

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靖安

也介助也景大也詩小雅言君子當思不出其位求

正直之人與之並立如是則神明順之致大福也

共○

音恭下註同介介助也景大也○正義

恤民爲

德

靖共其位所以恤民

說

靖共至恤民。○正義曰天生烝民立君以牧

之君不獨治為臣以佐之君之與臣皆為恤民而正設之也能安靖共敬在其職位是其所以憂民也

直為正

說

正已心正曲為直

說

正人曲參和為仁

德正直三者備乃為仁

○參七南反或作三

如是則神聽之介

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

說

言起有此三德故可立

說

詩曰至可乎。○正義曰詩小雅小明之篇言人能安靖共敬以居爾之職位愛好正直之人與之共處於

朝則神明聽順之當助女以大福也既引詩文又述其意能愛念下民是為德也正直已心是為正也能

以已正正人之曲是為直也此德也正也直也三者和備是為仁也人能如是則神明聽順之大福降與

之田蘇是知人者也田蘇言起好

仁起必備有此行立之不亦可乎

庚戌使宣子朝遂

春秋流

老國韓厥致仕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國

為之師長國大夫今言使掌是與諸公族大夫為師

也長○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國緩報非貳之

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國盟在成三年公登亦登國禮

登階臣後君一等國後胡豆反下國禮登至一等

公迎賓於大門內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納賓賓

又三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鄭玄云先賓升二等

亦欲君行一臣行一言君先升二等然後

臣始升一等是禮登階臣當後君一等叔孫穆子

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國敵體並登

○相息亮反下駟相同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

嘗後如字徐胡豆反

所過吾子其少安安徐也孫子無辭亦無悛容

悛改也悛七全反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

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委蛇順貌

詩召南言人臣自公門入私門無不順禮委於危反蛇以支

反下同召謂從者也從順行衡而委蛇必折衡

橫也橫不順道必毀折為十四年林父逐君起本

詩曰至必折正義曰詩國風召南羔羊之篇言大夫賢者退朝而食從公門入私門委蛇委蛇然委蛇順從之貌詩之此意為順者也今孫子為臣而君自處是橫不順道以橫道而為委蛇其人必將毀折不

得終其職位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晉會諸侯

○鄭僖公之為天子也於成之十六年魯成公

魯成公○正義曰杜必言魯成公者欲明非鄭成公也知非者以鄭成公成七年即位至襄二年卒唯

十四年無十六年故也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

不禮焉子豐穆公子及其元年朝于晉鄭僖元

年魯襄三年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

會于鄒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

鄒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傳言

經所以不書弑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僖公子○

陳人患楚楚圍陳故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

子黃往而執之

圖

二慶陳執政大夫公子黃哀公弟

圖

使公子黃往。正義曰於時楚師圍陳使公子黃往入楚軍也。

楚人從之

圖

為執

黃偽為反于

二慶使告陳侯于會

圖

鄆之會曰楚人執

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

圖

背君屬楚

音背佩

陳侯逃歸

圖

鄆會所以不書救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葬鄭僖公

圖

無傳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圖

鄭子國稱人刺其無故侵蔡

以生國忠燮蔡莊公子

燮息協反

圖

正義曰此決舍之

入陳鄭有宿怨此時與蔡無怨晉復無命使侵無故
 興師以生國患以其動而無謀故貶之釋例曰陳蔡
 楚之與國鄭欲求親於晉故伐而入之晉士莊伯詰
 其侵小且問陳之罪于產答以東門之役故免於譏
 及其侵蔡既無晉令又無直辭君死主少興師以求
 媚於晉不能以德懷親以直報怨故二大夫異於子
 產也陳之見伐本以助晉晉不逆勞而以法詰之得
 盟主道理故仲尼曰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
 善之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

而公先歸 ○邢徐音刑 圖 時公至先歸 ○正義曰

始云公至則晉侯適會公乃歸魯季孫蓋從
 公朝晉即從晉赴會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

公至自晉無傳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晉悼復修霸

業故朝而稟其多少○復扶又反霸本亦作伯音霸又如字○至多少

○正義曰昭三年鄭子大叔云文襄之霸也令諸侯

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自襄以後晉德少衰諸侯朝聘

無復定準今晉悼復修霸業更合諸侯故公朝晉而

稟其多少如公朝者蓋亦非一晉侯謙不敢在國約

東故出外合之又難煩諸侯使大夫聽命故為邢丘之會以明朝聘之數數之多少傳亦無文據于大叔之言不說悼公之法而遠陳文襄之令則悼公此命還同文襄耳非復別制法也 ○鄭羣公

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

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辟罪也加罪以戮之 ○先

反又如字辟婢亦反同熙許其反徐音怡 辟罪至戮之 ○正義曰

而云辟殺明是加誣以罪而殺之子駟知其謀已不以罪殺恐動衆心故加誣以罪言其罪自當死非為

已討所以孫擊孫惡出奔衛孫子狐之子 孫子狐之子 ○正義曰賈逵云然

未必有文可據相傳為此說也 ○庚寅鄭子國子

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侵蔡欲以求媚於晉

子耳子良之子不言敗唯以獲告

正義曰於時鄭侵至獲告

鄭無蔡怨又無晉令鄭自發心侵蔡知欲求媚於晉也獲其將必與之戰戰敗乃獲之不言敗者唯以獲

告不告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子產子國十不順

衆而喜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

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

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

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大命起師行軍之命

○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

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

晉難重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鄭伯獻捷于會故

親聽命 **獻蔡捷也** **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晉悼復**

文襄之業制朝聘之節儉而有禮德義可尊故退諸

侯大夫以崇之 **會公** **侯會則貶之** **稱人自是常例**

而云尊晉侯者此有鄭伯在會自與晉侯相敵諸卿

不敵晉侯無罪不合貶也但欲尊晉侯無辭以見之

故貶大夫以尊之大夫非有罪也文二年晉宋陳鄭

四國之卿伐秦皆貶稱人尊秦謂之崇德其意與此

同也諸侯之卿皆貶而獨不貶季孫宿者文元年公

孫敖會晉侯于戚註云禮卿不會公侯而者秋魯大

夫皆不貶者體例已舉故據用魯史成文是其義也

言儉而有禮德義可尊者難煩諸侯使大夫聽命亦

是有禮 **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鄙田** **莒既滅鄙魯**

之事也

侵其西界故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疆居長○秋

九月大雩旱也○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

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嶠子展欲待晉○待晉求

救子孔穆公子子嶠○游子子展子罕子表反○嶠居子

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逸詩也言

人壽促而河清遲喻晉之不可待○壽音授或如字註同幾居豈反

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兆卜詢謀也職主也言既卜

且謀多則競作羅網之難無成功○難乃且反○兆云詢

義曰杜云兆卜詢謀也既卜且謀之多族民之多違○謀之多

國 族家也事滋無成 **國** 滋益也民急矣姑從楚以紆

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

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 **國** 二竟晉楚界上 ○紆音舒共音

恭竟音境註同以待彊者而庀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

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

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 **國** 謂五年會雞澤五年會戚

又會城棣七年會鄆八年會邢丘 ○庀必利反又音祕下同罷音皮

國 謂三至邢丘 ○正義曰鄆之會鄭伯未至而卒亦數之者鄭伯雖身死耳其會與鄭同謀故數之

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 **國** 言失信得楚不足

貴

○背音佩至卷末皆同

親我無成

國

晉親鄭鄙我是欲

國

楚

欲以鄭為鄙邑而反欲與成不可從也

國

言子駟不

可從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

棄鄭

國

四軍謂上中下新軍也軍有二卿

國

八卿和

義曰八卿者據九年傳荀息將中軍士句佐之荀偃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士魴佐之趙武將新

軍魏絳佐之

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

聞之

國

舍之子展名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

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國

詩小雅孔甚也集就也言人欲為政是非相亂而不

成 ○杖直亮反下同守手又
反或如字下守官并註同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

言謀者多若有不善無適受其咎 ○咎其九反下
同適丁歷反下

同 **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匪彼也行邁謀謀

于路人也不得于道衆無適從 **義** 詩曰至于道○正

之三章也言謀事之矣甚多是非相奪無可適從為

是之故其事用此益不成也發言訥訥而盈滿於庭

無能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敢執其咎責者如彼道

上行人每得人即與之謀意無所從為是之故用此

不得于正道也○匪彼至適從○正義曰鄭玄以
匪為非如非行邁之謀言止而不行坐圖遠近也杜
以如者如似他物故以匪為彼言如彼行人逢值歧
路問其所從也鄭以行為道邁為行言道上行入杜
亦當 **請從楚駢也受其咎** 駢子駟名○駢芳
然 **駢** 乃及

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

伯駢晉大夫

反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傲而司徒以討亂略蔡人

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

索盡也

反索悉各反註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

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

郭外曰郊保守也馮陵我城郭

馮迫也

同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

遑暇

也啓跪也

○跪其

李巡曰啓

翦焉傾覆無所控告

翦盡也控引也

芳服反控
苦貢反

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

註

夫人猶人人也

夫音扶註同

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

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註**孤鄭伯不敢

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註**見計

之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註**一介獨使也行

李行人也介占賀反註同獨使所吏反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

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註**

為明年晉伐鄭傳見賢通反或如字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

之辱**註**謝公此春朝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

標有梅

釋

標有梅詩召南標落也梅盛極則落詩人

以興女色盛則有衰衆士求之宜及其時宣子欲魯

及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赴

○標徐扶妙反又扶表反興許謦反

季武

子曰誰敢哉

釋

言誰敢不從命令譬於草木寡君在

君君之臭味也

釋

言同類

○譬本亦作辟音譬後放此

歡以承命

何時之有

釋

遲速無時武子賦角弓

釋

角弓詩小雅

取其兄弟婚姻無相遠矣賓將出武子賦彤弓

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欲使晉君繼文之業復受

彤弓於王

○彤徒冬反復扶又反

宣子曰城濮之役

釋

在僖二

十八年音卜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

王以為子孫藏○雍於用反藏如字徐才浪反藏之以示子孫

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言已嗣其父祖為

先君守官不敢廢命欲匡晉君君子以為知禮形

弓之義義在晉君故范匄受之所謂知禮形弓

○正義曰文四年甯俞來聘為賦形弓甯俞不敢當此賦形弓而宣子受之故解其意彼以形弓當甯俞

故甯俞不敢受此賦形弓其義在於晉君非當范匄故范匄受之而為知禮也

經九年春宋災天火曰災來告故書天火至故

得告則書史之常例於此須言告者公羊傳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曷為或言災或不

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公羊此言不可通於左氏故杜明爲此註以異之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母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無傳四月而葬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傳言十有二月己亥

以長歷推之十二月無己亥經誤戲鄭地○戲許宜反

伐鄭至鄭地○正義曰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云
 云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於時鄭實不服諸侯
 自同盟耳鄭不與盟也此註云伐鄭而書同盟則鄭
 受盟可知者此盟鄭與傳文分明不是準約同盟之
 文始知鄭與盟也杜言此解經於盟不書鄭伯之意
 耳經若重序諸侯必當鄭伯在列但經已前日諸侯
 不復重序鄭伯不見故特解之以其伐鄭而書同盟
 則鄭與盟可知同盟之文足以包鄭故不復見鄭伯
 耳非謂因伐而同盟者所伐之國必與也柯陵之盟
 鄭實不服諸侯自相與盟非同鄭也文同事異不可
 執彼以難此十一年諸侯伐鄭同盟于亳城北其文
 與此同矣此經書十二月巳亥同盟于戲傳言十一
 月巳亥同盟于戲經傳不同必有一誤而傳於戲盟
 之下更言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巳亥在癸亥之前
 二十四日經以長歷推之十一月庚寅朔十日得巳
 亥十二月巳未朔五日得癸亥故長歷參校上下巳
 亥在十一月十日又十二月五日有癸亥則其月不
 得有巳亥經書十二月誤也此誤者唯以一字誤為

一非書
經誤也

楚子伐鄭

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國樂喜子罕也

為政卿知將有火災素戒為備火之政國樂喜至之政○正

義曰文七年及成十五年二傳言宋六卿之次皆云

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其右師是貴故華元

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然則宋國之前當

右師為政卿今言司城為政卿者蓋宋以華閱是華

元之子以元有大功使閱繼其父耳子罕賢知故特

使為政齊用管夷吾魯任叔孫婁皆位卑而執國政

此亦當然也此傳有以為政者以為救火之政耳但

從此以後歷檢傳文鄭人討賊宋人獻玉伏築臺之

謳削向戍之賞皆是政卿之任故言為政卿也下晉

侯云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是宋人自知天道當有

春火流

卷三十一 二十五

及古同

火災故子罕素相戒勅為備火之政也自伯氏司里以下巷伯傲宮以上皆是子罕素戒之也其享祀之事是政卿命使伯氏司里

伯氏司里 伯氏至里宰○正義曰釋言氏里邑也李巡云里居之邑也是里為邑居之名也周禮五隣為里

以五隣必同居故以里為名里長謂之宰周禮里宰五里下士一人謂六遂之內二十五家之長也此言

司里謂司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坊里也里必有長不知其官之民周禮有里宰故以宰言之非是郊外

之民二十五家之長也使伯氏司此城內諸里之長令各率里內之民表火道以來皆使此伯氏率里民

為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大屋難徹就塗之陳

舂搨具 舂簣籠搨土輦音本 舂搨汲索缶汲器

草器也搨力錄反舂古杏反汲水索缶方九反汲水瓦器簣其位反籠力凍反輦音預汲音急索悉各反

畚 畚箕至汲器。正義曰說文云畚蒲器所以盛糧也。宣二年註云畚以草索爲之其器可以盛糧。

又可以盛土也。論語稱爲山用簣是簣爲盛土之器。故以畚爲簣籠也。說文云揭戟持也。戟持者執持此。

舉其臂如戟形故也。其字從手謂以手持物也。與畚共文。畚是盛土之器則揭是舉土之物也。綆者汲水

之索儀禮謂之繙方言云自關而東周洛韓魏之間謂之綆。關西謂之繙。釋器云罍謂之缶。說文云缶瓦

器所以盛酒漿亦謂之罍。罍可以汲水故云汲器也。易井卦亦謂取井水爲汲也。

盆 罍之屬。○罍戶。暫反。盆罍之屬。○正義曰周禮凌

人春始治罍。鄭玄云罍如甄大。以盛水則罍是盛水之器。量輕重計人力所任。

知備水器者備盆罍之屬。音壬。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巡行也。丈度

也。繕治也行度守備之處。恐因災作亂。○蓄本又作畜。救六反。潦。

音老守手又反註守備同巡行下孟
反下同度待洛反下同處昌慮反

丈巡行其城以丈
度之故云丈城

表火道
火起則從其所趣標表

之遙反
使華臣具正徒
華臣華元子為司徒正

徒役徒也司徒之所主也
日周禮大司徒掌徒庶

之正令小司徒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凡國之大事
致民是司徒掌役徒也言具正徒司里所使遂正所

納皆是臨時調民而役之若今之夫役也司
徒所具正徒者常共官役若舍之正丁也

令隧正
納郊保奔火所
隧正官名也五縣為隧納聚郊野

保守之民使隨火所起往救之
正義曰此隧正當
天子之遂大夫故遂大夫職云各掌其遂之政令遂
人職云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鄩五鄩為鄙五

鄙為縣五縣為遂鄭司農云王國百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鄭玄云郊內比閭族黨州鄉郊外鄰里鄙鄙縣遂與其名者不相變耳尚書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然則諸侯之有鄉遂亦以郊內郊外別之也郊內屬鄉者近於國都司徒自率之以入城矣郊外屬遂者是郊野保守之民不可全離所守司徒令遂正量其多少納之於國隨火所起而奔往救之華臣直言具正徒不言其事者以是郊內之民共救火百役即上畜水潦積土塗之類非唯救火而已若郊保之民既遠故使隨火所起奔往救之直救火而已

華閱討右官官屯其司亦華元子代元為右師討

治也屯具也使具其官屬閱音悅屯向戌討左亦

如之閱向戌左師使樂造屯刑器亦如之閱樂造司

寇刑器刑書○造市閱樂造司寇刑器刑書○正

水火流

義曰此人掌具刑器知其為

及古聞

司寇也恐其為火所焚當是國之所重必非刑器為
 刑書也哀三年魯人救火云出禮書御書書不名器
 此言刑器必載於器物鄭鑄刑鼎而叔向責之晉鑄
 刑鼎而仲尼譏之彼鑄之於鼎以示下民故譏其使
 民知之此言刑器必不在鼎當書於器物官府自掌
 之不知其在何器也或書之於版號此版為刑器耳

使皇耶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屯武守皇

耶皇父充石之後校正主馬工正主車使各備其官

○耶音云本亦作員音同校戶教反註同
 出馬如字徐尺遂反下同守手又反下同
 其官○正義曰服虔云皇耶皇父充石之後十世宗
 卿為人之子大司馬椒也車馬甲兵司馬之職使皇
 耶掌此事皇耶必是司馬也校正主馬於周禮為校
 人是司馬之屬官也周禮司馬之屬無主車之官中
 車車僕職皆掌車乃為宗伯之屬昭四年傳云夫子
 為司馬與工正書服是諸侯之官司馬之屬有工正

主車也國有火災恐致姦寇故使司馬命此二官
車馬備甲兵以防非常也傳言庀武守者甲兵器械
藏於府庫若令武庫使其守守此武庫也此事輕於車馬故後言之
使西鉏吾庀府

守

鉏吾大宰也府六官之典

音魚

鉏

鉏吾至

義曰鉏吾大宰傳無其文賈逵云然相傳說耳不知其本何所出也周禮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

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六官之典謂此也杜以府為六

官之典當謂六官之典其事載之於書故使具官守劉炫以為府守謂府庫守藏今知不然者以百司府

藏已屬左右二師上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則是府庫之物二師總令羣官所主按哀

三年魯遭火災出禮書御書藏象魏皆以典籍為重明此府守是六官之典若以為府庫財物便是不重

六典唯貴財物劉以為府庫而規杜非也
令司宮巷伯儆宮
司宮奄臣

巷伯寺人皆掌宮內之事

○傲音景**疏**正義曰昭五年傳

楚子欲以羊舌肸為司宮欲加宮刑以此知司宮奄

臣謂奄人謂臣主司宮內周禮無司宮巷伯之官唯

有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鄭玄

云奄稱士者與其賢也奄人之官此最為長則司宮

當天子之內小臣也周禮又云寺人主之主內五人

鄭玄云正內路寢也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壹孫炎曰

巷舍間道也王肅云今後宮稱永巷是巷者宮內道

名伯長也是宮內門巷之長也周禮內小臣其次即

有寺人故知巷伯是寺人也又以詩篇名巷伯經云

寺人孟子作為此詩故知巷伯寺人一也鄭以巷伯

為內小臣既無**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疏**二師左右師

明文各以意說也鄉正鄉大夫享祀也**疏**二師至祀也○正義曰

也鄉正鄉大夫享祀也周禮大司徒云五家為比

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

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天子六鄉即以卿為之長此傳

云二師令四鄉正則別立鄉正非卿典之但其所職
掌當天子之鄉大夫耳周禮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
教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則鄉
正當屬司徒此傳言三師命之者上文右師討右左
師討左則宋國之法二師分掌其方左右各掌其二
鄉并言其事故云二師令四鄉正也費誓云魯人三
郊三遂則魯立三鄉此云命四鄉正則宋立四鄉也
周禮鄉爲一軍大國三軍宋是大國不過三軍而有
四鄉者當時所立非正法也於是宋置六卿況四鄉
乎周禮祭人鬼曰享故享爲祀也止令敬享不知所
享何神周神大祝國有災災彌祀社稷禱祠鄭玄云
天災疫癘水旱也彌猶徧也徧祀社稷及諸所禱又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十有一曰索鬼神
鄭衆云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
不舉靡愛斯牲者也彼凶荒之年水旱之災尚索鬼
神而祭之此遇天火爲災亦當徧祀羣神其所合祭
皆應祭之也蓋火
起始命之祭耳

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

之外國祝大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禳

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

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

○墉本又作庸音同盤字亦作般步干反

禳如

○國

祝大至非禮

○正義曰周禮大祝掌六祝

羊反之辭以事鬼神祇祈福祥小宗伯掌建國之

神位特性少牢士大夫之祭祀也皆宗人掌其事然

則諸是祭神言辭大祝掌之禮儀宗人掌之故所有

祭祀皆祝宗同行此事別命祝宗使奉此祭非鄉正

所為也文承二師令下亦是二師命之不復言命者

亦從上者文也用馬者以馬為牲祭於四面之城以

禳火也禳卻也卻火使滅也盤庚湯之九世孫殷之

第十九王也自盤庚至紂又十二王而殷滅盤庚弟

小乙是宋微子之入世祖也盤庚之為殷王無大功

德而祀盤庚者當時之意不知何故特祀之也祀盤

庚不別言牲明其祀亦用馬也城以積土為之土積

則爲陰積積陰之氣或能制火故祭城以禳火禮亦無此法也莊二十五年傳例曰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言用馬祭城祭盤庚皆非禮也此備火災所使羣官急者在在前緩者在後故先伯氏司里次華臣具正徒次到隧正納郊保然後二師總庀羣官先右後左尊卑之次也以刑器車馬甲兵與法國之所重故特命三官庀具其物先外官備具救火然後及內故次司宮巷伯人事既畢乃祭享鬼神故次敬享祀盤

晉侯問於士弱

弱士渥濁之子莊子

○渥於角反

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

問

宋何故自知天道將災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爲鶉火星爲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

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

令民內火禁放火○味竹又反徐丁遺反出如字徐

如字又○謂火至放火○正義曰昭二十九年傳

賢過反○五行之官有木正火正金正水正土正立

此五官各掌其職封為土公祀為貴神謂能其事者

後世祀之火正之官居職有功祀火星之時以此火

正之神配食也五行之官每歲五時祀之謂之五祀

月令云其神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配五帝而食

其神矣而火正又配食于火星者以其于火有功祭

火星又祭之后稷得配天又配稷火正何故不得配

帝又配星也有天下者祭百神天子祭天之時因祭

四方之星諸侯祭其分野之星其祭火星皆以正配

食也火正配火星而食有此傳文其金木水土之正

不知配何神而食經典散亡不可知也周禮司燿掌

行火之政令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

之鄭玄云火所以用陶冶民隨國而為之鄭司農云

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黃
 昏心星伏在戌土使民內火故春秋傳曰以出內火
 周禮所言皆據夏正故杜以周禮之意解其心味為
 火之由建辰之月即月令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
 中南方七星有井鬼柳星張翼軫七者共為朱鳥之
 宿星即七星也味謂柳也春秋緯文耀鉤云味謂鳥
 陽七星為頸宋均註云陽猶首也柳謂之味味鳥首
 也七星為朱鳥頸也味與頸共在於午者鳥之止宿
 口屈在頸七星與味體相接連故也鶉火星昏而在
 南方於此之時令民放火味星為火之候故於十二
 次味為鶉火也建戌之月即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
 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七者共為蒼龍之宿釋
 文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孫炎曰龍星明
 者以為時候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以是
 故此傳心為大火九月日體在房房心相近與日俱
 出俱沒伏在日下不得出見故令民內火禁放火也
 火官合配其人蓋多不知誰食於心誰食於味也此
 傳鶉火大火共為出火之候周禮之註不言味者以

味非內火之候故唯指大火以陶唐氏之火正闕伯
解出內之文故其言不及味也

居商丘 **陶唐堯**有天下號闕伯高辛氏之子傳曰

遷闕伯於商丘主辰辰大火也今為宋星然則商丘

在宋地 **葛反** **闕** **陶唐**至宋地 **正義曰**史記五

天下以陶唐為代號也氏猶家也古言高辛氏陶唐
氏猶言周家夏家也闕伯高辛氏之子遷闕伯於商
丘主辰皆昭元年傳文也爾雅以大火為辰是辰
為大火也昭十七年傳云宋大辰之虛是火為宋
星也闕伯已居商丘祀大火今大火為宋星則知宋
亦居商丘以此明之故云然則商丘在宋地也釋例
云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國睢陽縣也傳曰陶唐氏
之火正闕伯居商丘祝大火又曰宋大辰之虛也然
則商丘在宋或以為漳水之南故殷虛為商丘非也
是由商丘所在不明故釋例與此註俱以闕伯明之

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謂出內火時相土因之故商

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閼伯之後居商

丘祀大火○相息亮反註祀大火至大火○正義同契息列反曰祀大火者閼伯祀此

大火之星居商丘而祀火星也相土因之復主大火

是商丘之地屬大火也然則在地之土各有上天之

分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

分星鄭玄云星土星所主也封猶界也大界則曰

九州州中諸國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云矣今

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

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越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是言地屬於天各有其分之事也鄭唯云其存可言不知存者本是誰說其見於傳記者則此云商主大火昭元年傳云參爲晉星二十八傳云龍宋鄭之星則蒼龍之方有宋鄭之分也又曰以害鳥帑周楚

惡之則朱息之方有周楚之分也昭七年四月日食
傳稱魯衛惡之去衛地如魯地則春分之日在魯衛
之分也又十年傳曰今茲歲在顛頊之虛姜氏任氏
實守其地則於時歲星在齊薛之分也又三十二年
傳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凶則於時歲星在吳越之分
也晉語云實沈之虛晉人是居周語云歲在鶉火我
有周之分野是有分野之言也天有十二次地有九
州以此九州當彼十二次周禮雖云皆有分星不知
其分誰分之也何必所分能當天地星紀在於東北
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遙屬戊亥之次又三
家分晉方始有趙而韓魏無分趙獨有之漢書地理
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分或多或少或鶉首極多鶉
火甚狹徒以相傳為說其源不可得而聞之於其分
野或有妖祥而為占者多得其効蓋古之聖哲有以
度知非後人所能測也○**相土至大火**○正義曰
殷本紀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是契孫也本紀
云帝舜封契於商鄭玄云商國在大華之陽皇甫謐
云今上洛商縣是也如鄭玄意契居上洛之商至相

土而遷於宋之商及湯有天下遠取契所封商以爲
一代大號服虔云相土居商丘故湯以爲天下號王
肅書序註云契孫相土居商丘故湯以爲國號按詩
述后稷云卽有邰家室述契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卽稷封邰而契封商也若契之居商卽是商丘則契
已居之不得云相土因闕伯也若別有商地則湯之
爲商不是因相土矣且經傳言商未有稱商丘者釋
例云宋之先契佐唐虞封于商武王封微子啓爲宋
公都商丘是同鄭玄說也傳言商主大火商謂宋也
宋主大火耳成湯不主火也宋是商後謂宋爲昭商
昭八年傳曰自根牟至於商衛是名宋爲商之驗釋
例曰商宋一地謂此商也相土商之祖者是湯之祖
亦宋之祖也堯封闕伯於商丘比及相土應
歷數世故云代闕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也
商人閱
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
閼
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火災宋是殷商之後故

知天道之災必火

○釁許靳反數所主反下同更音庚

闕商人至道也

○正義曰闕猶數也釁謂間隙也商人謂殷商之人為王之時數

其禍敗之釁隙必始於火言其政教有失將欲致禍

既開禍敗之釁必有災災應之也今宋是商後亦如

商世欲有禍敗必初始於火是以言日知其有天道

也然殷商不居商丘必有火者以商是相土子孫相

土居商丘祀火之故故火之為災連及殷商之世也

傳唯如此而已亦不知爾

時宋有何失而致此災

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

亂無象不可知也

言國無道則變亂亦殊故不可

必知


公曰至知也○正義曰公曰此事可必乎但

有德失必致火乎對曰在其君之所行道耳

若時政小失天未棄之或下災異冀其覺悟或可常有火災也若國家昏亂無復常象不可知也象謂妖祥有所象似以戒人也國若無道災變亦殊既無所象故不可必知也


○夏季武子如

晉報宣子之聘也  宣子聘在八年 ○ 穆姜薨於東

宮  大子宮也 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徒居東宮

事在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  艮下

艮上周禮大卜掌三易然則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二

易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  艮下

○正義曰周禮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鄭玄云易者揲著變易之數可占者也

名曰連山似山之出內雲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也洪範言卜筮之法三人占則從二人

之言孔安國云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是言筮用三易之事也大卜周官而職掌三易

然則周世之卜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也周易之爻唯

此筮遇八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也揲著求爻繫辭有法其揲所得有七八九六說者謂七為少陽八為少陰其爻不變也九為老陽六為老陰其爻皆變也周易以變為占占九六之爻傳之諸筮皆是占變爻也其連山歸藏以不變為占占七八之爻二易並亡不知實然以否世有歸藏易者偽妄之書非殷易也假令二易俱占七八亦不知此筮為用連山為用歸藏所云遇艮之人不知意何所道以為先代之易其言亦無所據賈鄭先儒相傳云耳先儒為此意者此言遇艮之入下文穆姜云是於周易晉語公子重耳筮得貞屯晦豫皆入其下司空季子云是在周易並於遇八之下別言周易知此遇八非周易也

史曰是謂艮之隨三三震下兌上隨史疑占易遇

八為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而論之



下至論之○正義曰震為雷兌為澤象曰澤中有雷隨鄭玄云震動也兌說也凶動之為德外說之以言

則天下之民慕其行而隨從之故謂之隨也史疑古
易遇入者為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變其爻乃得隨
卦而論之所隨其出也史謂隨非閉固之卦君必

速出姜曰亡亡猶無也是於周易曰

隨元亨利貞無咎易筮皆以變者占遇一爻變義

異則論彖故姜亦以彖為占也史據周易故指言周

易以折之吐亂反折之設反

變者為占傳之諸筮皆是也若一爻獨變則得指論

此爻遇一爻變以上或二爻三爻皆變則每爻義異

不知所從則當總論彖辭故姜亦以彖為占此元亨

利貞無咎是隨卦之彖辭也史言是謂艮之隨者據

周易而言故姜亦指言周易以折之也周易卦下之

辭謂之為彖彖者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占之主隨

彖云元亨利貞無咎者元長也長亦大也亨通也貞正也隨卦震下兌上以剛下柔動而適說故物皆隨之而不能大通於事逆於時也相隨而不為利正共適邪淫則災之道也必有此元亨利貞四德乃得無咎過耳無此四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德則不免於咎

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

無咎 **隨** 言不誣四德乃遇隨無咎明無四德者則為

淫而相隨非吉事 ○長丁丈反下同 嘉德易作嘉會 **隨** 言不至吉

不誣四德者四德實有於身不可誣罔以無為有也如是乃遇隨卦可得身無咎耳明其無此四德而遇隨卦者乃是淫而相隨非是善事故得隨必有咎也穆姜自以身無四德遇隨為惡其意謂隨為惡卦故

云雖隨 無咎 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 婦人卑於

丈夫 音預 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

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 姣淫之別名 戶交

反註同徐又如字服 氏同嵇叔夜音效 姣淫之別名 正義曰服

人為淫淫自出於心非效人也今時 不可謂貞有四 俗語謂淫為姣故以姣為淫之別名

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

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傳言穆姜辯而不德

元體至出矣 正義曰自幹事以上與周易文言正 同彼云元者善之長此云體之長彼云嘉會足以合

禮此云嘉德唯二字異耳其意亦不異也元者始也 長也物得其始為眾善之長於人則為首為元元是

體之長以善爲體知亦善之長也亨通也嘉善也物無不通則爲衆善之會故通者善之會也物得裁成乃名爲義義理和協乃得其利故利者義之和也貞正也物得其正乃成幹用故正者事之幹也體仁以仁爲體也君子體是仁人堪得與人爲長體仁足以長人也身有美德動與禮合嘉德足以合禮也以已利物義事和協利物足以和義也正而牢固事得幹濟貞固足以幹事也此四德者在身必然固不可誣罔也是以雖得隨卦而其身無咎今我婦人也而與於僑如之亂婦人卑於男子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之行不可謂之元也不安靖國家欲除去季孟不可謂之亨也作爲亂事而自害其身使放於東宮不可謂之利也棄夫人之德位而與僑如淫姣不可謂之貞也有此元亨利貞四德乃得隨而無咎四德我皆無之豈當隨卦也哉我則自取此惡其身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宮不能出矣 ○秦景公使士

雅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

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隨所能
田反○雅苦

舉不失選得所選
選息戀反註同官不易方方猶宜

也其卿讓於善讓勝已者其大夫不失守各任

其職其士競於教奉上命其庶人力於農穡種

曰農收曰穡種曰農收曰穡
正義曰農是力田之名詩毛傳云種之曰稼斂之曰

穡稼者言如嫁女之有所生也穡愛也言愛惜而收斂之也此文穡無所對故以農為種名其實農是營

田之名種曰稼也商工卑隸不知遷業
四民不雜
民不

雜正義曰齊語四民者士農工商此傳言其士競於教是說士也庶人力於農穡是說農也士農已訖

唯有工商在耳故以卑隸賤官足成其句杜言四民不雜通上士庶為四非以卑隸工商為四也
韓

厥老矣知營稟焉以為政代將中軍范句少於中

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使句佐中軍偃將上軍少

詩照反下同韓起少於樂中行戶郎反樂而樂樂士魴上之使佐

上軍上軍魴讓起起佐上軍樂將下軍魴佐之於斬

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武新軍將

子匠反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尊官相讓勞職力競當

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

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

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為十年晉伐秦傳

○饑音飢
又音幾

○冬十月諸侯伐鄭
鄭從楚也庚午季

武子齊崔杼宋皇郎從荀罃士匄門于鄆門
鄭城

門也三國從中軍

○鄆音專
本亦作專

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

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
師之梁亦鄭城門三國從

上軍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
二國從下

一軍杞人邾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
二國從新軍行

栗表道樹
○行栗如
○正義曰行道也謂

云列樹以表道知此
甲戌師于汜
衆軍還聚汜汜

鄭地東汜
○汜音汎
令於諸侯曰修器備
兵器戰備盛

餽糧餽乾食
餽音侯
歸老幼
示將久師居疾

于虎牢諸侯已取鄭虎牢故使諸軍疾病息其中

肆青圍鄭肆緩也青過也不書圍鄭逆服不成圍

○青生領反
徐所幸反○緩從罪人謂故赦之也將求民力開

恩赦罪赦諸侯之軍內犯法者服虔以為放鄭囚按

傳未與鄭戰無囚可放設使有囚可放鄭人以戰而

獲非有所犯不得謂之肆青也不書圍鄭者此肆青

圍鄭是號令之辭耳鄭人聞而逆服不成圍故也

鄭人恐乃行成與晉成也
○恐丘
中行獻子曰遂
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
獻子
苟偃也恐楚救鄭鄭復屬之
○復扶
知武子曰許之

盟而還師以敝楚人

國 敝罷也

音皮

吾三分四軍

國

分四軍為三部

國

分四軍為三部○正義曰賈逵以為三分四軍為十二部鄭眾以

為分四軍為三部杜以分為十二則一部人少不足亢敵故從鄭說分四軍為三部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欲罷楚使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國**來者楚也於我

未病楚不能矣

國

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故曰不能猶

愈於戰

國

勝聚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國**言爭當以

謀不可以暴骨

國

暴蒲卜反註同徐扶沃反爭爭鬪之爭註同又如字

大勞未

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

國

艾息也言當

從勞心之勞

艾魚廢反又五蓋反註同

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

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鄭服故言同盟

將盟鄭六卿公子駢子駟公子發子國公子嘉

子孔公孫輒子耳公孫董子嶠公孫邁反

舍之子展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門子卿之

適子從才用反適丁歷反門子至適子正義曰周禮

其正室皆謂之門子鄭玄云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是卿之適子為門子也管子莊子

為載書莊子士弱載書盟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

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

如違盟之罰公子駢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

國之間國介猶間也○介音界註同猶間音間廁之間又如字大國不加

德音而亂以要之國謂以兵亂之功強要鄭○要一遙反註

強要下要人要盟皆同強其丈反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

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國墊隘猶

委頓底至也○歆許今反墊丁念反隘於懈反底音旨自今日既盟之後

鄭國而不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

志者亦如之國亦如此盟○庇必利反荀偃曰改載書國

子駟亦以所言載於策故欲改之公孫舍之曰昭大

神要言焉國要誓以告神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

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

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

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

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遂兩用載書○休許

○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

其三門三門鄭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月五日晉

果三分其軍各攻一門○復扶閏月戊寅濟于陰阪

侵鄭以長曆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戊

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月當為門五日五字上與

門合為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為月晉人三番四軍

更攻鄭門門各五日晉各一攻鄭三受敵欲以苦之

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

日鄭故不服而去明日戊寅濟于陰阪復侵鄭外邑

陰阪洧津

○閏月依註讀為門五日阪音反又扶板反番芳元反以音庚復扶又反洧于軌反

閏

以長至洧津○正義曰杜以長歷推之此年無閏故知此閏字當為門五又月當為日也晉人分

四軍為三番以二番為待楚之備一番以攻鄭之門一番一門以癸亥初文每門五日積一而日欲以苦

鄭而來楚也楚不敢來鄭猶不服至明日戊寅濟于陰阪復侵鄭外邑而後歸也鄭都洧水之旁故知陰

阪洧津也衛氏難云按昭二十年朔旦冬至其年云閏月戊辰殺宣姜又二十三年云閏月取前城並不

應有閏而傳稱閏是史之錯失不必皆在應閏之限
 杜豈得云此年不得有閏而改爲門五日也若然閏
 月殺宣姜閏月取前城皆爲門五日乎秦氏釋云以
 傳云三分四軍又云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既言三
 分則三番攻門計癸亥至戊寅十六日番別攻門五
 日三五十五日明日戊寅濟于陰阪上下符合故杜
 爲此解蘇氏又云按長歷襄十年十一月丁未是二
 十四日十一年四月巳亥是十九日據丁未至巳亥
 一百七十三日計十年十一月之後十一年四月之
 前除兩箇殘月唯置四箇整月用日不盡尚餘二十
 九日故杜爲長歷於十年十一月後置例既十年有閏明九年無閏也次于陰口而還

國 陰口鄭地名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

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國傳言子展能守信○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

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沙隨在成十六年晉侯

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歲而

一周天

是歲星者以古今歷書推步五星金水日

行一度土三百七十七日行星十二度火七百八十

日行星一百四十五度四者皆不得十二年而一終

唯木三百九十八日行星三十三度十二年而一終

疆一周舉其大數十二年而一終故知是歲星國君

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冠成人之服故必冠

而後生子冠古亂反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

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

裸謂灌鬯酒

也享祭先君也

盍戶臘反裸古亂反灌古亂反

君也正義曰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

四十二

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鬱人凡祭祀之祿事
 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玄云鬱鬱金香草也鬯釀
 秬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築鬱金煑之以和鬯酒
 郊特牲云灌用鬯臭鄭玄云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
 神也然則裸即灌也故云裸謂灌鬯酒也裸是祭初
 之禮故舉之以表祭也周禮祭人鬼曰享故云享祭
 先君也劉炫云冠以金石之樂節之
 是大禮當徧羣廟以金石之樂節之
 以鐘磬為舉

動之節以先君之祧處之國諸侯以始祖之廟為祧

○祧他國君冠至處之○正義曰冠是嘉禮之大者
 彫反國當祭以告神故有祿享之禮以祭祀也國
 君無故不徹縣故有金石之樂行冠禮之時為舉動
 之節也冠必在廟故先君之祧處之也既行祿享祭
 必有樂所言金石節之謂冠時之樂非祭祀之樂也
 諸侯之冠禮士無樂可設而唯處祧同耳士冠必三
 而不為祭祀士無樂可設而唯處祧同耳士冠必三
 加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公則四大戴禮

公冠篇於士三冠後更加玄冕是也按此傳文則諸侯十二加冠也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則十二加冠親迎於渭用天子禮則天子十二冠也晉語柯陵會趙武冠見范文子冠時年十六七則大夫十六冠也士庶則二十而冠故曲禮云二十曰弱冠是也○諸侯至為祧○正義曰祭法云遠廟為祧天子有二祧鄭玄云祧之言祧也超上去意也諸侯無祧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是為始祖廟也聘禮註云天子七廟文武為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然則彼以始祖之尊故特言祧耳昭元年傳云敢愛豐氏之祧大夫之廟亦以祧言之是尊之意也不待至魯而假於衛者及諸侯賓客未散故也

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

成公國成公至所處○正義曰成公是獻公曾

今衛獻公之曾祖從衛所處國義曰成公是獻公曾

祖衛世家文也服虔以成公是衛之曾祖即云祧謂曾祖之廟也曾祖之廟何以獨有祧名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二穆與太祖之廟為三鄭之豐氏豈得立曾祖之廟乎而亦謂之祧也杜意從衛所處意在排舊說也以晉悼欲速故寄衛廟而假鐘磬其祧序之禮歸魯乃祭耳

假鐘磬焉禮也○
楚子伐鄭圖與晉成故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

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

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

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圖質主也

圖質主也○正義曰質之為主以意言耳無正訓也晉云唯晉命是聽鄭云唯彊是從二辭俱以高神是其無定主也服虔云質誠也無忠誠之信故神弗臨也

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

也。瑞符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神臨之。明神不

蠲要盟。蠲潔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

盟同盟于中分。中分鄭城中里名。罷戎楚大夫。罷。

皮徐音彼。中分並。中分鄭城中里名。正義如子徐音丁仲反。曰言入盟是入城盟也。入城

而言盟地知。楚莊夫人卒。共王母王未能定鄭而

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舍

勞役。輸積聚以貸。輸盡也。積子賜反。下同。聚自

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散在民亦無

困人。不賈乏。公無禁利。與民共亦無貪民。禮

讓行祈以幣更國不用牲賓以特牲國務崇省○省

反器用不作國因仍舊車服從給國足給事也行之所景

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國三駕三興師

謂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于向其秋觀兵于鄭東

門自是鄭遂服○期音基本亦
作基向舒亮反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三十終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三十一

襄十年盡十二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經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祖國吳子在祖晉

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吳不稱子從所稱也祖楚

地○祖莊國吳子至楚地○正義曰成十五年諸

善道皆大夫來也此傳云會吳子壽夢則吳子自來也五年戚之會吳序節上此殊吳者亦如鍾離善道

晉以諸侯往彼會之故曰會吳也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彼稱吳子此不稱子者從其所稱

也蘇氏云謂諸侯直稱之曰吳故從諸侯之所稱也
 至於黃池之會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
 諸侯亦從而稱之也劉炫云從所稱者諸侯盟會會
 則必自言其爵盟則自言其名故盟得以名告神會
 得以爵書策吳是東夷之君未開諸夏之禮於此自
 稱為吳不知以爵告眾故從所稱書吳也故釋例云
 吳晚通上國故其君臣朝會不同於例
 亦猶楚之初始是言吳未知稱爵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偃陽妘姓國今彭城傅陽縣

也因祖會而滅之故曰遂○偃徐甫目反又彼力反本或作逼妘音云

偃陽至曰遂○正義曰偃陽妘姓傳文也鄭語云
 妘姓鄢郟路偃陽也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此因
 祖會而遂滅偃陽雖復隔以日月文猶繫
 於會祖因會祖而始謀滅之故言遂也

公至自會無傳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荀瑩不書不親兵也

疏正義曰荀瑩至兵也○

伐秦而經不書瑩知瑩不親兵以師告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為盟主

所尊故在滕上

疏齊世子至滕上○正義曰周禮

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鄭玄云誓猶命也言誓者用天子既命以為之嗣也十九年傳云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則光是未誓者也法當繼於子男之下祖之會列於小邾之下是其正也

於此伐也傳稱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
晉悼以齊是大國光復先至心善其共遂進其班為
盟主所尊故在滕
上言其非正法也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

註非國討當兩稱名

氏殺者非卿故稱盜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

疏

註非國至大夫○正義曰若國家討而殺之則舉國
名言殺其大夫若非國討兩下相殺則兩書名氏王
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此非國討亦當兩書名氏但
殺之者尉止司臣之徒皆非卿也非卿則名氏不合
見經故稱之為盜凡言其者是其所有也君是臣之
君故書弑其君臣是君之臣故書殺其大夫盜者寇
賊之名賤之不繫於國被殺者非盜之所有既以盜
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若如他物殺之然哀四年盜
殺蔡侯申註云賤者故稱盜不言弑其君賤盜也文
十六年公羊傳曰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

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其義雖不可通於左氏其言賤盜之意則同

成鄭虎牢

訓

伐鄭諸侯各受晉命成虎牢不復為告命

故獨書魯成而不敘諸侯

○復扶又反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訓 無傳

傳十年春會于柵會吳子壽夢也

訓

壽夢吳子乘

莫公反 **訓** 是也服虔云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

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然壽夢與乘聲小相涉服以經傳之異即

欲使同之然則餘祭戴吳豈復同聲也當是名字之異故末言之

三月癸丑齊高厚

相天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吳子未至先

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遇非本期地故不書會高厚高

固子也癸丑月二十六日○相息亮
反下同
○正義曰

言先會諸侯則是會期未到故知吳子未至而諸侯
自會也祖與鍾離相近地在宋之東南知光從東道

與東方諸侯遇蓋邾莒滕薛之徒自相會遇也本非
期會之地會亦不以告魯故不書也如杜此註則吳

子未至亦未赴於祖而上註云吳子在祖諸侯往會
之者吳子元遣告晉言已至祖而已非晉侯自期於

祖召吳子使赴也戚之會則吳子在善道召使赴戚
故與諸國同序於列也杜明言癸丑是三月二十六

日下四月戊午云月一日五月庚寅云月四日甲午
云月八日所以明言日者欲證前九年閏月為門五

日於上下三月相當故杜備言其日也劉炫曰杜言
癸丑二十六日者見與下四月一日會相近知非二

也會士莊子曰高子相天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

皆不敬經厚與光俱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經

為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弑其君光傳夏四月

戊午會于祖經經書春書始行也戊午月一日經

書春書始行正義曰傳言夏會而經書春知經書始行傳言會日也諸赴盟會者初去告行而已盟會

必行還乃書何則初去之時未知所會幾國豈得即

書會也明其皆是行還告廟乃書之耳但所書者或

追記發國之初或即書所會之日此會相以其經傳

不同乃知春行夏會其餘傳無會日亦應有如此者
如此之類是追記初行也二十年六月庚申公會晉
侯云云于澶淵成五年十二月己丑公會晉侯云云
于蟲牢如此之類是即書會日也此
蓋舊無定法史官不同故立文異耳

○晉荀偃士句

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

賢行故欲封之為附庸○行下孟反荀瑩曰城小而固勝

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丙寅四月

九日孟氏之臣秦董父輦重如役○董父孟獻子家

臣步挽重車以從師○輦徐音輦重如役○正義

物必重謂之重人挽以行謂之輦軍行以載器物止

則以為藩營此人挽此重車以從役也宣十二年解

已具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故攻之

縣門發聊人紇挾之以出門者○門者諸侯之士在

門內者也紇聊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聊邑魯縣

東南莖城是也言紇多力抉舉縣門出在內者

○縣音玄

註及下同聊側留反紇恨發反抉烏穴反徐又古穴反出如字一音屈遂反

說文

縣門至門者○正義

曰縣門者編版廣長如門施關機以縣門上有寇則發機而下之諸侯之士攻偏陽之門已有入者縣門

乃發聊人紇抉而舉之以出門者門者謂攻門者也紇為聊邑大夫公邑大夫皆以邑名冠之呼為某人

孔子之父名紇字叔梁古人名字並言者皆先字而後名故史記孔子世家稱為叔梁紇也服虔云抉擻

也謂以木擻扶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也門者下屬為句

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

蒙之以甲以為櫓

說文狄虎彌魯人也蒙覆也櫓大楯

○虎音斯彌徐音彌一音武脾反櫓音魯楯常尹反又音尹

左執之右拔戟以成

一隊

說文百人為隊○隊徒對反徐徒猥反

說文狄虎至一隊○正義曰鄭玄云大車

平地載任之車也考工記車人為車柯長三尺大車
 轂長半柯輪崇三柯是輪高九尺其車岡圓周二丈
 七尺建立也立此大車之輪而覆之以甲以為櫓也
 考工記及長尋有四尺車戟常崇於及四尺八尺曰
 尋倍尋曰常則戟長一丈六尺也隊是行列之名
 百人為隊相傳為然成一隊者言其當百人也

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音佩詩邶風也

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音佩偏陽人縣布以試

外勇者音堞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

辭焉乃退音堞主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縣布音直

扶又反註同上時掌音堞蘇而復上音直正義曰宣八年

六日而蘇則蘇者死而更生之名也董父帶其斷以

隊而悶絕似若死然得蘇悟而復緣布上

狗於軍三日

註

帶其斷布以示勇

○斷徒亂反
狗似俊反

諸侯

之師久於偏陽荀偃士句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懼

不能歸

註

向夏恐有久雨從丙寅至庚寅二十五日

故曰久

○音老

請班師

註

班還也

知伯怒

註

知伯荀瑩

○知音智

投之以机出於其間

註

出偃句之間

○机本又作儿同

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

註

二事伐偏陽封而戎

○女音汝

下及註皆同

余恐亂命以不女違

註

既成改之為亂命女

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

無武功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

矣○謂偃句將言爾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不任受

女此責○羸劣危反重直用反任音壬註同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

言當取女以謝不克之罪五月庚寅○月四日荀偃

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躬在矢石間○卒音子忽反

○躬在矢石間○正義曰服虔云古者以石為箭○鑽引國語有雋集於陳侯之庭楛矢貫之石弩以

證石為箭鏃若石是箭鏃則猶是矢也何須矢石並

言杜言在矢石間則不以石為矢也周禮職金凡國

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鄭玄云用金石者作槍

雷之屬雷即礮也兵法守城用礮石以擊攻者陳思

王征蜀論云下礮成雷榛殘木碎是也甲午滅之○月八日書曰遂滅

偃陽言自會也○言其因會以滅國非之也○其至

之也。○正義曰：僖四年公會齊侯，云云，侵蔡，蔡潰，遂伐楚。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如此之類。一行而有二事者，法當言遂，遂非善惡之名，而此傳特云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則知此言遂者，有非之之意。所以然者，彼因伐遂，伐本謀，戍行兵容可一舉而伐兩國，會非征伐之事。荀偃士旬於會始請，則偃陽無大罪，諸侯無宿謀，因會滅人情，在可責。傳稱言自會，也是究其從會行也。釋例云：會以訓上下，敘德刑，遂滅偃陽，言滅生於會，非本意也。是言因會以滅國，非之事也。書曰：者是仲尼新意，則舊史不然。本蓋別書諸侯滅偃陽，仲尼改之而言遂耳。以與向戍，向戍辭曰：君若猶辱鎮

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

說言見賜之厚無過此。○脫音。光啓寡君。○正義。況賜也。曰：光昭宋國，開其

疆竟以賜寡君。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

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

桑林

桑林殷天子之樂名

義

桑林至樂名○正義曰若非天子之樂

則宋人不當請荀瑩不須辭以宋人請而荀瑩辭明其非常樂也宋是殷後得用殷樂知桑林是殷天子之樂名也經典言樂殷為大護而此復云桑林者蓋殷家本有二樂如周之大武象舞也名為大護則傳記有說湯以寬政治民除其邪虐言能覆護下民使得其所故名其樂為大護其曰桑林先儒無說唯書傳言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為禱湯乃翦髮斷爪自以為牲而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或曰禱桑林以得雨遂以桑林名其樂也皇甫謐云殷樂一名桑林以桑林為大護別名無文可馮未**荀瑩**辭讓之**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

宋

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

可觀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國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

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禘大計反國祭則作四代

禮祀周公於大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

禘而舞大夏彼禘祭唯用大武大夏而不言韶護以

有之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禘是三年

大祭禮無過者知禘祭於大廟則作四代之樂也禮

唯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知其別祭羣公則用諸

侯之樂諸侯之樂謂時王所制之樂大武是也然則

禘是禮之大者羣公不得與同而於賓得同禘者禘

者敬鄰國之賓故得用大祭之樂也其天子享諸侯

亦同祭樂故大司樂云大祭祀王出入奏王夏尸出

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大饗不入牲其他如祭祀

鄭註云不入牲不奏昭夏王出入賓出入亦奏王夏

奏肆夏又禮記祭統云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

奏肆夏又禮記祭統云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

奏肆夏又禮記祭統云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

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亦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是祭與享賓用樂同也而荀瑩云我辭禮矣沈氏云嘉樂不野合故也魯之禘祭用四代樂則天子禘用六代樂也鄭康成義以為禘祫各異祫大禘小天子祫用六代之樂禘用四代之樂魯有禘樂謂有周之禘祭之樂非左氏義也劉炫云禘是大禮賓得與同者享賓用樂禮傳無文但賓禮既輕必異於禘魯以享賓當時之失用之已久遂以為常荀偃士句引過謬之事以諂晉侯使聽宋耳魯以禘樂享賓猶以十一牢為士鞅吳以引徵百牢亦非正也

林享君不亦可乎
言具天子樂也
舞師題以旌夏

師樂師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
以大旌表識其行

列
○題大兮反夏戶雅反註同識
舞師題以旌夏

申志反下如字下同行戶郎反
○正義曰舞師樂人之師主陳設樂事者也謂舞初入之時舞師建旌夏以引舞人而入以題識其舞人之首故晉侯卒

見懼而退入于房也謂之旌
夏蓋形制大而別為之名也
晉侯懼而退入于房

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有所畏
○卒寸忽反
去旌卒享

而還及著雍疾
晉侯疾也著雍晉地
○去起呂反
著徐都慮反

一音除慮反
雍於用反
卜桑林見
崇見於卜兆
○見賢遍反
註同崇息遂

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
奔走還宋禱謝
○禱丁老反

荀瑩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
以用也猶有鬼

神於彼加之
言自當加罪於宋晉侯有間
間疾

差也
○差初賣反
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
諱

俘中國故謂之夷
○俘芳夫反
謂之夷俘
○正義曰昭十七年晉荀吳滅陸渾

之戎獻俘于文宮不言謂之夷俘彼真是戎也此言謂之夷俘明非夷而謂之夷知其諱俘中國改名之也莊三十一年傳例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中國則否中國之俘既不合獻王故獻廟亦諱知其無罪內慙於心

故諱之謂之夷俘

偏陽

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

納諸霍人禮也霍晉邑內史掌爵祿廢置者使選

偏陽宗族賢者令居霍奉妘姓之祀善不滅姓故曰禮也使周史者示有王命

○令力呈反下

霍

霍晉

○正義曰霍是舊國閔元年晉獻公滅之以為晉邑也內史掌爵祿廢置周禮內史職文也禮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其身有罪宜廢者選其親而賢者更紹立之論語所云興滅國繼絕世者謂此也晉侯以偏陽之罪不合絕祀故歸諸天子使周內史選偏陽宗族賢者繼嗣偏陽之後令居晉之霍邑以奉妘姓

之祀依鄭語及世本皆云偃陽姁姓是祝融之孫陸終第四子求言之後虞夏以來世祀不絕今復繼之善其不滅姓故曰禮也晉侯不自選其人而使周內史者諸侯不得專封示有王命不自專也言納諸霍人者此霍邑或稱霍人猶如晉邑謂之柏人也必知霍人為霍邑者班固漢書樊噲傳云攻霍人是霍人邑名也劉炫云霍晉邑人掌邑大夫猶鄒邑大夫稱鄒人紇蓋使為晉附庸也

師歸孟獻子

以秦董父為右嘉其勇力秦不茲事仲尼言

董父以力相尚子事仲尼以德相尚○秦不茲一本作秦不茲六

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宋地○訾子斯反毋音無

庚午圍宋門于桐門不成圍而攻其城門晉荀瑩

伐秦報其侵也侵在九年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

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

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師數出疲病也

○數所角反疲音皮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

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

註亦兼受楚之勅命也皇耳皇戌子孫文子卜追之

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繇直救反**註**繇兆辭○正

義曰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

鄭玄云頌謂繇也是言灼龜得兆其兆各有繇辭即下三句是也此傳唯言兆有此辭不知卜得何兆但

知舊有此辭故卜者得據以答姜耳其千有二百皆此類也此繇辭皆韻古人讀雄與陵為韻詩無羊正

月皆以雄韻蒸韻陵是其事也曰北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

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

蒯獲鄭皇耳于犬丘國蒯孫林父子○喪息浪反下同禦魚呂反蒯

苦怪反○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國於魯無

所恥諱而不書其義未聞國於魯至未聞○正義曰服虔云不書諱從晉

不能服鄭旋復為楚鄭所伐恥而諱之也杜以從盟主而不能服叛國於魯未足為恥被伐無所可諱故

云其義未聞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國蕭宋邑九月子耳

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其國競爭

競也○爭爭鬪之爭下文與之爭同周猶不堪競况鄭乎國周謂天

王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國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國

子耳秉政故知三士任其禍也為下盜殺三大夫傳

○少詩照反任音壬○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國

諸侯有討鄭之事○間間廁之間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

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國太子宜賓之以上卿而今

晉悼以一時之宜令在滕侯止故傳從而釋之長丁丈反

已酉師於牛首國鄭地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

侯之師而黜其車國禦牛首師也黜減損尉止獲又

與之爭國獲囚俘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國言

女車猶多過制

說文言女至過制。正義曰前已減損其車復云爾車非禮明是仍嫌

車多言其過制。大夫之制不知車常幾乘從軍之車未必制有定限。子駟心憎射止嫌其豪富本意不為

過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為田洫司氏制也。

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

洫田畔溝也。子駟為

田洫以正封疆而侵四族田。洫況域反堵音者或才古反喪息浪反下同

疆居良反。洫田至族田。正義曰考工記匠人為溝謂之畹。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

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

謂之澮。然則溝洫俱是通水之路相對大小為異耳。皆於田畔為之。故云田畔溝也。為田造洫故稱田洫

此四族皆是富家占田過制。子駟為此田洫正其封

疆於分有剩則減給他人故正封疆而侵四族田也
小司徒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
四甸為縣四縣為都註云
此謂都鄙采地之制也
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

公子之徒以作亂國八年子駟所殺公子嬰等之黨

○嬰許其反本亦作熙又音怡於是子駟當國國攝君事也子國為

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

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

之朝國公宮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

孔知之故不死國子孔公子嘉也知難不告利得其

處也為十九年殺公子嘉傳○難乃旦反書曰盜言

處昌慮反

無大夫焉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卿子西聞

盜不傲而出子西公孫夏子駟子
○傲音景夏戶雅反尸而

追盜先臨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

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國子為門者置守

門庀羣司具眾官
○庀匹婢反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

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
○藏才浪

反又如字守手又反乘繩證反尸而攻盜於北宮子驩帥國人助之

殺尉止子師僕盜眾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

翩司齊奔宋尉翩尉止子司齊司臣子
○翩音篇子孔

當國

代子駟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

自羣

卿諸

司各守其職位以受執政之法不得與朝政

○辟婢亦反與

音預下魯

不與同

弱

政在諸卿國事相與議之不得一人

獨決子孔性好專權自以身既當國望其一聽於已

新經禍亂與大夫設盟為盟載之書曰自羣卿諸司

以下皆以位之次序聽執政之法悉皆稟受成旨

不得干與朝政令其權柄在已也大夫諸司門子不

順子產謂之專欲難成謂此也服虔云鄭舊世卿父

死子代今子孔欲擅改之使以次先為士大夫乃至

卿也若如服言唯當門子恨耳何由大夫諸司亦不

順也子孔若為此法即是自害其子子孔之子亦當

恨何獨他家門子乎焚書倉門則還依舊法舊法若

父死子代子產即應代父何由十九年始立為卿

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

謂

子孔欲誅不順者子

產止之請為之焚書

論

既止子孔又勸令燒除載書

○為于
偽反

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眾

為政也國不亦難乎

論

難以至治

○治直
吏反

子產曰眾

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

書以安眾子得所欲

論

欲為政也眾亦得安不亦可

乎專欲無成犯眾與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

外眾而後定

論

不於朝內燒欲使遠近見所燒諸侯

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

論

欲以偪鄭也

不書城魯不與也梧制皆鄭舊地

○梧
音吾

士魴魏絳戍

之書曰戊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

經

二年晉城

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修其城而置戍鄭服則欲

以還鄭故夫子追書繫之于鄭以見晉志

○復扶又反見賢遍

反下

傳諸侯至歸焉○正義曰如此傳文諸侯戍虎牢士魴魏絳戍梧與制耳其虎牢之內亦應

更有晉戍也二年晉城虎牢則虎牢久已屬晉非復

鄭有今繫鄭者晉侯之意鄭人若服將歸之焉善晉

侯故探其心而繫之鄭也釋例曰虎牢鄭之郊竟晉

人既有之矣又城而居之將以脅鄭鄭畏而強服遇

楚而復叛八年之間一南一北至於數四晉悼慮其

未已故大城置戍先以示威鄭服之日釋戍而歸之

德立刑行故能終有鄭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

春秋探書其本心善之也

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

經

還繞也陽

陵鄭地○還本亦作環戶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

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武子荀瑩樂廩

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

師遂進巳亥與楚師夾潁而軍潁水出城陽至下

蔡入淮音潁子矯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言

有成去之志從之將退不從亦退從猶服也退楚

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以退楚宵

涉潁與楚人盟夜渡畏晉知之樂廩欲伐鄭師

伐涉潁者荀瑩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

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為後伐之資 魚呂

反庇必利反 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

不可命勝負難要不可命以必克 要一 不如還

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欲以致怨楚

人亦還鄭服故也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

王卿士輿本又王右伯輿右助王叔陳

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欲奔晉殺史狡以說焉

說王叔也 狡古卯反說音 不入遂處之處叔

河上晉侯使士句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爭曲

直王叔之宰

註

宰家臣與伯輿之大夫瑕禽

註

瑕禽

伯輿屬大夫坐獄於王庭

註

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

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士句聽之

王叔之宰曰箠門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

矣

註

箠門柴門閭竇小戶穿壁為戶上銳下方狀如

圭也言伯輿微賤之家

○箠音必閨音圭
本亦作圭竇音豆

瑕禽曰昔

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

旄之盟

註

平王徙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輿之祖皆

在其中主為王備犧牲共祭祀王恃其用故與之盟

使世守其職駢旄赤牛也舉駢旄者言得重盟不以

犬雞

○從才用反註同又如字駢息營反字

林許營反旄音毛爲于僞反共音恭

犬雞○正義曰七姓從王從王之大臣有七姓也取禽言伯輿之祖是七從之一言其世貴也其祖爲王

主備犧牲以共祭祀王家牲用備具王恃賴之言其世有功也平王初遷國家未定故與大臣結盟令使

世掌其職也周禮牧人陽祀用駢牲檀弓云周人尚赤牲用駢尚書洛誥云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諸

言駢皆是赤牛則知此駢旄是赤牛也旄謂尾也共旄旌之用故其字從旄旌者旄旌行而從風偃也

曰世世無失職若鞶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

賴焉

言我若貧賤何能來東使王恃其用而與之

盟邪底至也

○底音旨

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

隨

隨

財制政而刑放於寵

疏 寵臣專刑不任法

疏 刑放於寵○正

義曰刑罰放赦之事在於寵臣

官之師旅不勝其富

疏 師旅之長皆

受賂吾能無筆門閨寶乎

疏 言王叔之屬富故使吾

貧

疏

不勝其富○正義曰勝訓堪也言財多故不可用盡不能堪此富

唯大國圖之

疏

圖猶議也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

疏 正者不失下

之直

○何或作可誤也

疏 下而至正矣○正義曰凡在上正定在下須明在下曲直取禽自云

已有直理不被上知則是使下無直在上何謂正矣故云正者不失下之直也劉炫云七年傳云正直為正正曲為直晉斷王朝之獄乃以下正上宣子若在下而無直心何以謂之為正也勸宣子使心正矣

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

疏 宣

子知伯與直不欲自專故推之於王

○右音又下同左音佐下同

右亦並如字

左

天子至左之○正義曰人有左右右便而左不便故以所助者為右不助者為左宣

子知伯與直故從王之所助也

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

辭

合要辭王

叔氏不能舉其契

要契之辭

契苦計

使王至

其契

○

正義曰周禮卿士職云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玄云要之為其罪辭如今劾矣彼謂官人畧取罪狀為其要約之辭如今劾事也漢世名斷獄為劾故云如今劾矣此言要辭亦是辭之要約如今辯答也合要者使其各為要約言語兩相辯答伯與王辭直王叔無以應之故不能舉其要契之辭也

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代

王叔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增立中軍萬二千五

百人為軍增立至為軍。正義曰：昭五年云：舍

軍今增立中軍也。然則正是作中軍耳。而云作三軍

者，傳言三子各毀其乘，則舊時屬已之乘，毀之以足

成三軍，是舊軍盡廢而全改作之故。云作三軍也，杜

見其以二改三，復據彼中軍之文，故言增立中軍耳。

萬二千五百人為

軍。周禮夏官序文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無傳夏四至不郊。正義曰：此四月

四卜與僖三十一年文同，蓋亦三月三卜而四月又

一卜也。止言不郊，不云免牲，免牛蓋不以其禮免，直

使歸其本牧而已，故不書也。

已故不書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

晉悼亦進之

○復扶又反

○世子至進之○正義曰劉炫以為序莒上者直是先至

非為先莒今知不然者往年傳云齊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是前經為先滕至序在滕子之上今經序在莒子之先明知亦先莒而至也若非先莒而至唯當還序滕子上耳劉炫無所依馮直云先至更長之而規杜氏非也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城鄭地伐鄭而書同

盟鄭與盟可知

○亳蒲洛反徐扶各反與音預

公至自伐鄭無傳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註晉遂尊光會于蕭魚註鄭服

而諸侯會蕭魚鄭地

公至自會註無傳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註會至註以

侵伐○正義曰劉炫云杜釋例自言事勢相接或以始致或以終致是時史異辭何為此註而云不果侵伐今知劉說非者凡云或以始致或以終致皆據實有伐事今據傳文云觀兵于鄭東門是則實無伐事故云不果侵伐劉不達此意而規杜非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註良霄公孫輒子伯有也○音消

冬秦人伐晉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

註

魯本無中軍唯上

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

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

音 庚

註

魯本至改作○正義曰

以昭五年舍中軍知此時作者作中軍是魯本無中軍也以閔元年晉侯作二軍謂之上軍下軍知魯有二軍亦各上下軍也此言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知往前二軍皆屬公也明其有事則三卿更互帥之以征伐耳三卿不得專其民也此時襄公幼弱季氏世秉魯政因公之少欲專其民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也禮明堂位云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其時必有三軍也詩魯頌闕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云公徒三萬鄭玄云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則僖公復古制亦三軍矣蓋自文

公以來霸主之令軍多則貢事多自減為二軍耳非是魯眾不滿三軍也若然昭五年舍中軍書之於經往前若減一軍亦應書之而經不書者作三軍與舍中軍皆是變故改常卑弱公室季氏秉國權專擅改作故史特書之耳若國家自量疆弱其軍或減或益國史不須書也何則僖公復古始有三萬則以前無三萬矣僖公作亦不書何怪舍不書也蘇氏亦云僖公之時實有三軍自文以後舍其一軍不書者非是故有所舍故不書蘇氏又云鄭註詩公徒三萬以為三軍鄭答臨碩之問云公徒三萬為二軍者鄭隨問而答當以詩箋為正蘇氏又云蒐于紅韋車千乘所以今不滿三軍者以當時采地眾多公邑民少故不能滿三軍三子各毀其乘以足之與前解異也周禮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季武子今為三軍則異於是矣以魯國屬公之民皆分為三亦謂之三軍其軍之民不啻一萬二千五百家也何則魯國

合竟之民屬公者豈唯有三萬七千五百家乎明其
 決不然矣由此言之此作三軍與禮之三軍名同而
 實異也春秋之世兵革遞興出軍多少量敵疆弱就
 寇未息卒士盡行士卒之數無復定準成二年鞏之
 戰晉車八百乘討有六萬人唯三卿帥之昭十三年
 平丘之會晉叔向云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計四千
 士卒成二十四軍爾時晉國唯立三軍則甲車四千
 屬三軍耳其軍豈止一萬二千五百人乎昭八年魯
 蒐于紅傳稱革車千乘千乘之眾充三軍之數明知
 此分合竟之民以為三軍軍之所統其數異於禮也
 膏肓何休以為左氏說云魯公室休以為與舍中軍
 義同於義左氏為短鄭康成義云左氏傳云作三軍
 三分公室各有其一謂三家始專兵甲卑公室云
 左氏說者尊公室失左氏意遠矣義符杜說也

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
 征賦稅也三家

各征其軍之家屬

○稅舒
 銳反

說

征賦至家屬○正義
 曰周禮大司徒以土均

告

之法制天下之地征王制云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
征經典之文通謂賦稅為征故云征賦稅也往前民
皆屬公公稅其民以分賜羣臣今武子欲令民即屬
已已所應得自稅取之恐穆子不從故先言之請分
國內之民以為三軍三家各自征稅其軍之家屬其
望穆子亦便於已而從其計也言軍之家屬者丁壯
從軍者官無所稅其家
屬不入軍者乃稅之耳

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魯次國而為大國

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能堪

政者至能堪○正義曰於時天子衰微

政在霸主霸主量國大小責其貢賦若不為三軍則
是次國若作三軍則為大國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
云霸主重貢之政將及於子子必不能堪之憂其不
能堪之言三軍不可為也魯為三軍二軍國之大小
同耳但作三軍則自同大國自同大
國則霸主必依大國責其貢重也

武子固請之穆

子曰然則盟諸○穆子知季氏將復變易故盟之○復

扶又乃盟諸僖闕○僖宮之門○闕○僖宮之門○正義曰釋

宮云衙門謂之闕孫炎曰巷舍間道也李巡曰闕巷頭門也以此知僖闕是僖公之廟門也

五父之衢○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詛以禍福之

言相要○詛側慮反○父音甫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

而各有其一○三分國民眾三子各毀其乘○壞其

車乘分以足成三軍○乘繩證反○註及下並同○壞○壞音怪是將住反亦如字○壞

其至三軍○正義曰往前民皆屬公國家自有二軍若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采邑之民以為已

之私乘如子產出兵車十七乘之類是其私家車乘也今既二分公室所分得者即是已有不須更○

乘故二子各自毀壞舊時車乘部伍分以足成三軍也壞者壞其部伍將領也令使各自屬其軍不復立私乘故也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人者無征謂使軍

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不入者倍征謂

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駢使入已

故昭五年傳曰季氏盡征之民辟倍征故盡屬季氏

冠季氏至倍征。正義曰其乘之人即所分得者國內三分有一之人也役謂與官力役則今之丁也

邑謂賦稅若今之租調也以其役之與邑皆來入季氏者則無公征也若不以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當輸一而責其二也設利害以懼民毆之使入已耳民畏倍征故盡歸季氏所分得者無一入公也知邑是賦稅者以言役邑入則役之與邑皆從民而入官也從民入官唯在力役與賦稅耳故知邑是賦稅

也賦稅而謂之邑者賦稅所入若私邑然故以邑言之

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

弟

臣

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

取其一叔孫氏使盡為臣

臣

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

公

臣

孟氏至為臣正義曰昭五年傳追說此事云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

叔孫氏臣其子弟不取父兄謂取二分而二歸公也

孟氏取其半又如叔孫所取其中更取其半又以半

歸公謂取一分而三歸公也彼傳順序此文顛倒傳

意以叔孫為主而先說孟氏言孟氏如叔孫所得使

其半為已之臣叔孫所得子與弟也此孟氏若子若

弟是子弟中課取其一又分半以歸公也叔孫使子

弟盡為已臣唯不然不舍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

以父兄歸公耳

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此蓋三家盟詛之本言

○舍音捨

疏制軍至本言○正義曰如上所分三家所得又各分爲四季氏盡取四分叔孫取二分而二分歸公孟氏取一分而三分歸公分國民以爲十二三家得七公得五也舍謂舍故也制三軍分國民若不如是則三家不肯舍其故法而別改作也使盡爲臣以是是序事之辭不然不舍一句是要契之語故云此蓋三家盟詛之本言盟詛本言必應詳具但史家畧取其意而爲之立文不復如本辭耳○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幾

音機註同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疾急也晉疾楚疾急也

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言當作何計楚

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固與晉也子展曰與宋爲

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

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

場之司惡於宋國使守疆場之吏侵犯宋國○說音悅疆居良反

註同場音亦註同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

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

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國言如此

乃免於晉楚之難○難乃且反夏鄭子展侵宋國欲以致

諸侯○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

于鄭門于東門國傳釋齊太子光所以序莒上也向

戌不書宋公在會故其莫晉荀瑩至于西郊東侵舊

許

許之舊國鄭新邑

○莫音暮**說**東侵舊許○正義曰昭十二年傳楚子云

我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是舊許為鄭邑也謂之舊許明是許之舊國許南遷而

鄭得之**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

向

說

向地在潁川長社縣東北

○向舒亮反

右還次于瑣

說

北行而西為右還滎陽宛陵縣西有瑣侯亭

○瑣素果

反宛於阮反又於元反

圍鄭觀兵于南門

說

觀示也西濟于濟

說

濟隧水名

○濟隧上子禮反下音遂

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

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

說

慎敬威儀謹

辭令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

說

數伐鄭皆罷於

道路

○數所角反罷音皮

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盭年

盭

積年穀而不分災

○母音無下皆同盭紆粉反

毋壅利

專山川

之利

○壅於勇反

毋保姦

藏罪人毋畱慝

速去惡

○慝

他得反下同
去起呂反

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
獎助

也
○好惡並如字或讀上呼報反下惡路反獎將丈反

或問茲命司慎司盟名

山名川

二司天神

○問問廟之間茲

命本或作茲盟誤

神

○正義

曰盟告諸神而先稱二司知其是天神也觀禮諸侯
觀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墀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
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青赤白黑玄
黃設六玉珪璋琥璜璧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
立天子祀方明禮日月四瀆山川丘陵彼方雖不言
盟其所陳設盟之禮也鄭玄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

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天子巡守之盟其神主曰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是言盟之所告告天神也鄭云神監之謂之司盟司盟非一神也其詞慎亦不知指斥何神但在山川之上知其是天神耳名山山之有名者謂五嶽四鎮也名川謂四瀆也

羣神羣祀 羣祀在祀典者先王先公

先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

始封君 ○大音泰凡大祖大廟 七姓十二國之祖

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

姓莒已姓杞姒姓薛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

音紀或音杞任音壬 **七** 七姓至誤也○正義曰十三國為七

不以大小為次也實十三國而言十二服虔云晉主盟不自數知不然者案定四年祝佗稱踐土之盟云晉重魯申於是晉為盟主自在盟內何因晉今主盟乃不目數故知字誤也劉炫難服虔云案宣子恐失諸侯謹慎辭令告神要人身不自數已不在盟彼叛必速豈有如此理哉

誅也

○ 殛 紀力 反 註同

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 踣 踣

斃也

○ 俾 木又作卑必爾反隊直類反 踣 蒲北反徐又敷豆反斃 婢世反

○ 楚子囊乞

旅于秦

○ 乞 師 旅 於 秦 秦 右 夫 夫 詹 帥 師 從 楚 子 將

旅于秦○ 乞 師 旅 於 秦 秦 右 夫 夫 詹 帥 師 從 楚 子 將

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 鄭 逆 服 故 更 伐 宋 也

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

○ 詹 之 廉 反 與 音 預

○ 九 月 諸 侯 悉

師以復伐鄭

○ 此 夏 諸 侯 皆 復 來 故 曰 悉 師

此夏諸侯皆復來故曰悉師

○ 復 扶 又 反 註

同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奐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

也音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

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以為譏也既成而後告故

書在蕭魚下石奐為介故不書音○奐勅畧反攝如字又之涉反使所吏反

註同介音書行至不書○正義曰釋例曰使以行

音界音言言以接事信令之要於是乎在舉不以

怒則刑不濫刑不濫則兩國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人之勲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及

其未節不統大理遷怒肆忿快意於行人譬諸豺狼求食而已傳曰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

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故夫子特顯行人之文行人有
 六而傳發其三者因良霄以顯其稱行人之事因于
 徵師以示其非罪因叔孫婁以同外內大夫則餘三
 人皆隨例而為義也諸以行人為名通及外內以卿
 出使義取於非其罪也若濤塗甯喜之屬罪在其身
 鄭叔詹魯行父之等以執政受罪本非使出故不稱
 行人從實而書皆以罪之也鄭祭仲之如宋也非會
 非聘與於見誘而以行人應命不能死節挾偽以篡
 其君故經不稱行人以罪之也是言罪之故不稱行
 人則稱行人者皆無罪也鄭人先遣告楚乃從諸侯
 故傳在會先也經在會後既成○諸侯之師觀兵于
 而後告執故書執在蕭魚會下

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

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二盟不書不告

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經書秋史失之

經書秋史失

之○正義曰會于蕭魚經雖無月但會下有冬故以爲會在秋也傳言日月次第分明是經謬史官失之

也 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國不相備也斥

徐音尺 禁侵掠晉侯使叔盱告于諸侯國叔盱叔

向也告諸侯亦使赦鄭囚○掠音亮盱許公使臧孫

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

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國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

則赦其罪人德義如是不敢不承命○藉在夜反註

又音○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國悝觸蠲皆樂

師名○悝苦回反蠲悝觸蠲皆樂師名○正義

春秋疏 卷之三十一二十七 及五月

此三人皆樂師悝觸蠲是其名也服虔見下有鐘鐻磬卽云三師鐘師鐻磬師謂悝能鐘觸能鐻能磬也然則鄭人以師茂師慧賂宋者又能鐘乎能鐻乎三師必是能鐘磬者要不可卽以名次配言之

車 輶車淳十五乘甲兵備 廣車輶車皆兵車名淳

耦也 廣古曠反輶徒濫反淳述倫反 廣車至

徐又之倫反乘繩證反下及註同 耦也 正

義曰皆是兵車而別爲之名蓋其形制殊用處異也鄭玄云廣車橫陳之車也服虔云輶車屯守之車也

或可因所用遂爲名及其用之亦無常也射禮數射算二算爲純一算爲奇是淳爲耦也 凡兵車

百乘 他兵車及廣輶共百乘 正義曰徧見服本

皆云淳十五乘則凡兵車百乘者更合言輶廣或輶廣之外別有百乘杜本輶十五乘更以他兵車七十

乘增輶廣共爲百乘耳知非輶廣之外更有百乘而云兼輶廣者以上旣言廣車輶車下云凡兵車百乘

言凡是總攝之辭故知總上純廣也若然直言兵車百乘於理自足上別云廣車純車者以廣車純車甲兵備足自外之車甲兵不備又別有車名非純廣也歌鐘二肆列也縣鐘

十六爲一肆二肆三十二枚

○肆音四

縣音玄

肆列至

義曰以肆爲列者鐘磬皆編縣之在簏虞而各有行列也周禮小胥云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鄭玄云

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虞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

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如鄭彼言鐘與磬全乃成爲

肆此傳於鐘卽言肆者十六枚而在一虞古今皆同其虛不可分也虛不可分而云有全有半明如鄭言

鐘磬相對肆爲全單爲半此傳言歌鐘二肆則兼有磬矣若其無磬不得成肆杜以傳唯云歌鐘故但解

鐘磬云三十二枚其磬數亦同矣此二肆皆爲編縣也下云及其鈔磬者鈔是大鐘磬是大磬皆特縣之

非編縣也據鄭玄禮圖如此也言歌鐘者歌必先金

奏故鐘以歌名之晉語孔晁註云歌鐘鐘以節歌也

劉炫云傳言歌鐘二肆及其鑄磬則鑄磬亦二肆肆

之為名實由鐘磬相對但傳於磬下不復更言其數

於鐘則言二肆明鑄磬數與之同乃成肆若磬無二

肆則半賜魏絳無磬矣安得有金石也知色別名三

十二枚也歌及其鑄磬音博女樂二

必先云云同音博女樂二

八國音博十六人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

諸戎狄以正諸華音博在四年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

樂之和音博八年至之和音博正義曰服虔云八年從四

于戚一也其年又會于城棣救陳二也七年會于鄆

三也八年會于邢丘四也九年會于戲五也十年會

于粗六也又成鄭虎牢七也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

八也又會于蕭魚九也晉語說此事云於今八年七

合諸侯孔晁云不數救陳與成鄭虎牢餘為七無所也如樂之和謂諸侯和同如樂之相應和也

不諧 諧亦和也九合諸侯謂五年會戚又會城棣

救陳七年會鄆八年會邢丘九年盟于戲十年會祖

又伐鄭成虎牢十一年同盟亳城北又會蕭魚請與

子樂之 **音岳註同** 辭曰夫和戎狄國之

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

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

終也詩云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 **詩小雅也謂諸**

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殿鎮也 **○殿都**

同 及下 樂旨君子福祿攸同 **同** 攸所也便蕃左右亦是

帥從 **同** 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

右 **同** 蕃音煩 **同** 詩曰至帥從 **同** 正義曰詩小雅采

子以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國也以有樂

美之德政故為福祿之所同歸也既能鎮邦國受福

祿雖復疏遠之人便蕃然數來在 **同** 夫樂以安德 **同** 和

其心也義以處之 **同** 處位以義禮以行之 **同** 行教令

信以守之 **同** 守所行仁以厲之 **同** 厲風俗而後可以

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 **同** 言五德皆備乃

為樂非但金石書曰居安思危 **同** 逸書思則有備有

備無患敢以此規規正公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

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我待遇接納不能濟河渡

河南服鄭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司盟之府有

賞功之制司盟至之制正義曰周禮司盟會

者寫兩本盟書一埋盟處一藏盟府也唯言會同之

盟不掌功勳之事而得賞功之制者僖五年傳曰

虢仲虢叔為文王卿士勳在五室藏於盟府是

司盟之府掌藏功勳典策故有賞功之制也不可

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子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至賜樂正義曰以

禮大夫有功則賜樂魏絳蒙賜始有金石之樂知

未賜不得有也賜之而云禮也知禮法得賜之也周

禮小胥云大夫判縣士特縣鄉飲酒禮云笙入堂下

磬南北面鄉射禮云縣于洗東北西面喪大記云疾
病君大夫徹縣是大夫得有鐘磬之樂有功乃賜之
正禮也唯言魏絳有金石之樂不言女
樂女樂房中私宴之樂或不以賜之 ○秦庶長鮑

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國庶長秦爵也不書救鄭

已屬晉無所救○長丁丈反下及註同鮑步卯反鮑先入晉地士魴

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士午武濟自輔氏國從輔氏

渡河○御魚古反後放此與鮑交伐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

師敗績易秦故也國不書敗績晉恥易秦而敗故不

櫟也櫟晉地○櫟力的反徐失灼反易以豉反

經十有二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國琅邪費

縣南有台亭

○台勅才反又音臺一音翼之反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

入鄆

鄆莒邑音運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

五年會於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

○與音預

○五年至以名

○正義曰劉炫云杜於五年云會於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何為兩註自相矛盾今知劉難非者以戚盟經既不書公之與否又傳無其事杜弘通其義故謂兩解劉不尋杜旨而規其過非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季火克

卷之三十一

及五

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

鄆 **乘勝入鄆報見伐取其鐘以為公盤** ○夏晉士

魴來聘且拜師 **謝前年伐鄭師** ○秋吳子壽夢卒

壽夢吳子之號臨於周廟禮也 周廟文王廟也

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吳始通故曰禮 ○臨力蔭反下同

周廟至曰禮 ○正義曰社以下文周廟尊於周

知為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也哀二年崩贖禱云

敢昭告皇祖文王衛亦立文王廟也郊特牲曰諸侯

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

非禮也而諸侯得立王廟者彼謂無功德非王命而

輒自立之則為非禮魯衛有大功德王命立之是其

正也鄭祖厲王亦然此是常禮特於吳子而傳發例

者以吳始通公能體禮故於此言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

城外向其國嚮許亮反於城外向其國○正義

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

所識於野張帷此傳言於外與彼於野同於城外向

其國張帷而哭之耳同姓於宗廟同姓於宗廟所出王之廟同姓於宗

曰此即周廟也但發大例意通古今故不復斥言周

耳其實於周之世亦周廟也異姓之國無所出王之

廟者其哭同姓必不得同宗於祖廟始封君之廟

同諸異姓亦當於祖廟同宗於祖廟始封君之廟

同族於禰廟父廟也同族謂高祖以下禮反是

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諸姬同姓國為于偽為

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即祖廟也六國皆

及古鼎

周公之支子別封為國共祖周公

○邢音刑蔣將丈反案富辰所稱邢

在蔣下今傳在凡上未知何者為是茅亡交反胙才故反祭側界反徐又如字

○冬楚子囊

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取

鄭在前年梁國睢陽縣東有地名楊梁

○長丁丈反下同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

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

若而人

○譽音餘又如字

妾婦之子若而人

言非適也

無女而有姊

妹及姑姊妹

及姑姊妹○正義曰釋親云父之姊妹曰姑樊光曰春秋傳云姑姊妹然

則古人謂姑為姑姊妹若父之姊為姑姊父之妹為
姊妹列女傳梁有節姑妹入火而救兄子是謂父妹
為姑妹也後人從省故單稱為姑也
古人稱祖父近世單稱祖亦此類也

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國陰里周

大夫結成也為十五年劉夏逆王后傳○守手又反

○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國士魴聘在此年

夏嫌君臣不敵故曰禮也○秦嬴歸于楚秦景公

妹為楚共王夫人○嬴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

寧禮也國子庚莊王子午也諸侯夫人父母既沒歸

寧使卿故曰禮國秦嬴至禮也○正義曰此事不見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